太乙舟文集

太乙舟文集卷八

新城陳用光實思

西湖德馨祠碑

贈刑部尚書明杭州州守加提刑按察副使銜姚公芳麓余師姬傳先生之□世祖也其仕汀州杭州時有惠政二郡人祠祀之弗衰其祠在杭州西湖及吳山者余皆嘗過謁其西湖祠有前制府趙文莊公愼畛所題聯頌公閩浙之政甚詳余亦書吾師謁德馨祠詩以誌嚮慕焉而公之□世孫瑩重

修德馨祠紀事文言浙江布政使春秋遣官致祭入於祀典乾隆三年公之六世孫淮重修公祠錢塘令周君勘復附祠地界及舊置田畝刊入碑記中嘉慶元年有司請再修八年曁道光四年公子孫自桐城復有來修葺者夫子孫之致隆其先德亦必因其先人所莅之地有去思而後能有祠使公無實政而茀邀虛譽當時雖祀之沒則已焉安能歷二百餘年而敬奉之不衰攷公之守杭州郡志載其訟無留獄待士以禮而公之在海澄實爲

縣令也海澄德公之修水利名其浦曰姚浦余嘗嘆近時言水利者第爲其名而實無其事若訟之有留獄而待士不以禮者所在多有之夫親民之官莫如守令尊先賢導揚盛美以激勸來者封疆大吏之責也若趙文莊者可謂知所本務矣公祠之在吳山者在城隍廟之東以城隍廟燬于火公實修葺之是以後人祠公于廟之左亦名之曰德馨祠其在西湖者公六世孫淮重建南屏文昌閣碑記詳其事公之口世孫瑩爲福建江蘇縣令皆

以才著實能勵循吏之績而思繼公志者其爲元和縣時寄紀事文屬余爲碑記余旣重慕吾師之先德而又嘉瑩之能繼志也爰詳列其祀事之顛末于麗牲之碑而系之詩曰

顯允姚公實政在民民之祀公奕世不湮孰尸厥位孰究厥功古賢太守白公蘇公公其嗣之民其識之肸蠁廟祀維其世之我列其實翳古是思凡爾百職於古其稽

資政大夫前湖南巡撫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堯棟字東采又字松雲李氏世居上虞後遷
山陰之趙墅村曾祖諱士珍河南彰德府通判祖
諱光昭直隸東安縣知縣考諱浚原舉乾隆庚午
順天鄉試仕至臺灣兵備道妣梁太夫人文定公
國治妹也有子三人公爲長公少秉異資讀書過
目不忘爲文章淸麗雅贍操紙筆立就十八舉於
鄉二十成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散館授編修四庫館開充永樂大典纂修官
其奉使事庚子丁未兩與會試分校癸卯典試江

西丙午典試福建其官階充
文淵閣校理
日講起居注官右春坊右贊善左春坊左中允乾
隆庚戌京察一等授常州府知府調江寧丁父艱
歸服闋選授雲南東川府以母年老改近調山東
泰安再調濟南以迴避門生方提刑維甸歸里居
二年謁選授江南徐州府調福建延平丁母艱歸
服闋授四川雅州府調成都擢建昌兵備道晉貴
州按察使調江蘇按察使署江寧布政使調雲南

布政使晉雲南巡撫調福建巡撫未之任署雲貴
總督調湖南巡撫今
上卽位
命來京以三品京堂候補道光元年九月初八日
卒於寓享年六十有九公少以文學有聲館閣中
而勤敏其職讐校秘書詳覈審慎
高宗旣知公矣又嘗代撰進日下舊聞考表文
高宗覽之而亟稱善焉公又工于應制文字屢任
衡文之役向例主江西試正考官多卿貳而公以

編修被
命異數也其前後所拔取多名士後多歷卿貳任
封疆者人謂公久居京職且晚可躋卿相而公顧
乞外迴翔二十餘年乃終陟封疆之任雖未足以
盡公然觀公爲政知大體能因地措施以宜民而
不爲趨避矯激之行則知公固有幹濟才而非徒
以詞章著者也公在濟南時巡撫陳大文治尚嚴
公輒侃侃與爭是非及居延平則一以簡靜爲治
其在建昌中贍對土司洛布七力抗拒官兵大府

命總兵羅思舉勦之公駐打箭鑪籌辦餉糧設議
置礮以擊碉樓蕆役敘績
賞戴花翎其自雲南布政使入
覲而歸也于途次膺
仁宗擢任巡撫之
命馳驛往滇助總督進勦臨安夷民高羅衣爲亂
事至滇而事已平公助鞫囚誅渠魁數人而分別
治其脅從者所全活甚衆旣
奏請緩征建水蒙自二縣之被兵而誤春耕者又

以爲滇南夷番錯處易起爭端思患豫防奏陳十
款下部議施行邊民德之嘉慶戊寅緬甸之木邦
新街夷民爲亂緬甸遣兵攻捕議者慮夷民竄入
煽動內地公乃嚴飭邊防而于所獲竄入夷民許
緬甸求請發還自爲懲治邊境以安其在湖南湘
潭商民互鬥釁言至京師獄久未決公至旬餘廉
得其實定讞具奏戮十三人而已衆咸以爲允也
蓋公之爲政得大體如此其爲雲南山川地理圖
二卷夷人圖二卷圖後各係以說蓋續成前巡撫

陳若霖奏
仁宗諭旨特辦未就之書及其創修四川通志詳
實不蕪而以公帑五百緡購書以惠湖南嶽麓書
院之士子則又公博聞精識嘉惠士民之大者若
其爲江寧建長干橋繕莫愁湖贍園而誌以詩築
補梅亭于湖南節署以誌嗣美梁文定撫楚之名
蹟風流輝映世豔稱之又其餘也用光當乾隆癸
丑歲謁公於江寧嘉慶辛未遇公于蘇州見公手
寫十三經而質以所業公所以期許者愧未足以

副之也今年公來京謁公于法源寺詢公詩文公笑曰予生平未嘗禍梨棗不以自信也詢湘潭事公曰簧言不足信也始釁由江西商民而繼則湖南之報怨其所云掠殺之子女後其父母皆獲得之則未嘗掠殺矣戮爲亂者十三人非寬縱也余謂公論得其平惜欲詢以贍對事而公已卒矣公子冏以神道碑文屬用光曷敢以不文辭公所著有寫十四經堂詩集十二卷樂府詞各一卷又奏疏二十卷皆藏于家公家世子姓詳墓志茲不具

銘曰

懿鑠李公以文起家究是儒術義穗仁芽壯歲乘軺中年露冕施吾鈴鍵俾民寔衍新雨之堂榮誌天褒良二千石式此詞曹委畀旣隆外攘內靖不茹不吐施于有政愔愔宴寢矻矻寫經匪曰澤古曷駿惠聲素絲之節緇衣之好廉己厚人施不望報臚厥媺行儒者慕思儀型有位視此銘詞

五叔父果堂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守譽字季章一字果堂於

太乙舟文八

贈朝議大夫諱以汧

贈恭人李氏之室爲曾孫於

贈資政大夫諱世爵

贈夫人曾氏之室爲孫於

贈光祿大夫諱道

贈一品夫人楊氏之室爲第五子於用光爲叔父

府君庶出也庶祖母雷太恭人實生四叔父繹堂

府君及府君乾隆辛卯府君舉于鄉再應禮部試

罷歸以雷太恭人病足痿繹堂府君方爲刑曹居

京師乃入貲爲候選內閣中書而不復與計偕事雷太恭人及楊太夫人竭其誠而以其暇綜理五家生計事歲己酉子吉冠舉于鄉甲寅府君偕北行途次吉冠遇疾歸遂卒時叔母吳宜人前卒諸幼子未生也府君傷之甚督課兩孫日望其成戊辰孫敬曾舉副貢生乃稍慰府君厚于故舊廣昌黃靜山汞年同邑涂紉菴瑞凝齋府君之師友南豐趙勉齋鳴鸞府君之師也其子孫貧乏府君存恤之靡懈而靜山之二子館餼于家者逾二十年

嘉慶二十三年府君以事居南昌十二月十三日得疾卒享年七十有一吾陳氏之居中田也自資政府君以廉賈起家饒于財者近百年光祿府君嘗本資政之意立祭田以為義田凡二千石及世父恕堂府君專以之為資政祭田又立光祿祭田亦二千石而更別立田二千石為小宗義田恕堂府君歿先大夫約堂府君既以小宗義田為恕堂府君祭田矣而伯兄元旋請于先大夫仍以之為義田而別立恕堂府君祭田先大夫既從其讓產

之意而光禄府君又嘗立陳氏學田一千石凡祭
田義田學田共七千石先大夫兄弟五人經紀其
事者數十年無替嘉慶二十年府君念諸兄弟皆
喪而先人遺意宜如范氏義莊之例垂之久遠乃
詳具文簿牒于縣府院中丞元以達于部得
旨旌獎嘉慶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四兄觀時爲
倉場侍郎具摺偕用光及伯兄元之子希祖入
朝謝
睿皇帝召見觀而垂詢焉蓋義產之立曾祖志爲

之而未及行凝齋府君行之三世而推衍益大其具文簿以上于朝則府君力也府君性周密而詳慎篤倫理而喜文詞當初析產時府君年最少食指少生聚封殖加贏焉乾隆乙酉世父恕堂府君歿無餘貲先大父自京奔兄喪歸謀更舉兄弟四人所受產而五析之以資世父諸子商之府君府君亟從焉及辛亥先大夫自太平歸逋負多將鬻田以償府君率從兄文冕受田而皆倍歸其值蓋先大夫兄弟五人其宦游者率毀其貲惟府君家

居致贏而爲所當爲不惜舉助于家庭間大者如此其于鄉黨知好推解賙恤不可勝書又其餘也府君既喜文辭晚年欲擴諸孫以聞見乃攜效曾游江南謁姚姬傳先生及程易疇孫淵如諸君子年逾六十志氣不衰勤于遠路求償其意雖以素封之貲不十年間耗損大半然不之悔其居南昌將謀鬻產以償逋負也悲夫叔母吳宜人吳祖姑母之女也能佐府君以嚴明持家課子而任卹於族黨再從姑饒氏許氏貧無所歸叔母養於家終

其身子吉冠乾隆己酉科舉人入貲得都察院知事銜封府君爲奉直大夫而吳孺人贈宜人娶楊氏次壽冠候選縣丞娶王氏妾曾氏出次椿冠廩貢生娶吳氏妾姜氏出次鼎冠娶某氏曾氏出次棣冠聘某氏姜氏出次尙冠聘某氏妾王氏出次慶冠聘某氏妾黃氏出女十一人長適吳永年壻前卒次適喻宗嵛嘉慶戊午科優貢生候選知縣皆吳宜人出次適吳允祥次適吳祖香次適附生涂崇禮次適吳允初次適鄧兆生次適嘉慶戊寅

科舉人楊慶敉次適靖安舒智次適安徽胡逢豫
次未字孫六人長效曾廩貢生候選訓導次敭曾
次敬曾嘉慶戊辰科副貢生候選教諭次敏曾貿
曾敷曾曾孫十人昌華昌馨昌植昌祁昌斗昌琴
昌蘭昌文昌桂昌元嘉慶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
壽冠弟葬府君於棲靈山之陽以書來屬用光爲
墓誌府君事先大夫甚恭當癸丑歲先大夫欲不
出府君亟贊之謂宜謀所以爲處者及既出而歸
仍多逋負先大夫嘗誦其言曰五弟之愛我也焉

呼今其言不可聞而先君兄弟無有存焉者矣乃
泣而叙次以爲銘曰
曾祖之澤義以爲質大父繼之宋學是律叔承厥
緒植已匑匑實諧其昆不懈益恭嘉慶癸亥我父
居里叔左右之俾筵俾几釃酒速賓言笑申申以
娛我父俾釋于貧我父旣喪恤余小子欲提挈之
俾適于止金陵之寓袁浦之舟喜來悲去摻袪淚
流余幼之蘔俾練于事余惰而懲余拙而惎門風
往軌塡膺成夢凶耗乍承風木增痛幽宫貞石鐫

是銘詞宅兆從卜永安於斯

伯兄青梧府君墓志銘

伯兄諱有光字暉吉後改名曰煦號青梧先大夫約堂府君之嫡長子也其歿於今七年矣吾嫂楊宜人後兄六年而卽世兄子藹祥卜得吉壤于某山某原將舉葬事而祔楊宜人以書來徵志墓之詞用光乃忍痛而銘之兄幼受業於舅氏山木先生初銳意爲韓歐文繼復自奮於宋儒學山木先生喜而勗之所爲作贈陳甥暉吉序也後又喜爲

詩數就蔣心餘編修講習而與其子知廉知節結
婚姻以屢試有司不得意省視先大夫于京師時
四庫館初竣功
高宗純皇帝命寫三分書貯于江浙文宗文匯文
瀾三閣兄以與總校勞議敘得舉人旋復納貲得
光祿寺署正銜應禮部試罷乾隆庚戌省視先大
夫于安徽太平遂歸歸而綜理家事不復出矣兄
性愿而慤用光初入塾兄手寫孝經授之讀一日
夜寫竟目幾爲之腫先大夫葬生壙于鹿源袁易

齋先生所相度之地也先大夫棄養後有謂其不可葬者兄乃與諸弟謀厝先大夫於西谷之丙舍俟得吉卜而後葬而兄固不及待矣兄性喜書及字畫自京師歸聚書至數萬卷其字畫蓄之數千幅也嘉慶某年某月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四娶吾嫂楊宜人楊氏姑次女也逮事吾母曾太恭人甫逾年勤儉慈和能嗣姑教吾幼多疾病曾太恭人嘗憂之嫂慰吾母曰姑無以小叔爲念也羣從子弟得科第仕宦者吾小叔行與偕得矣先三

叔母爵太恭人數數舉斯言爲用光誦之嗚呼用
光遠宦七八年之間兄與嫂相繼謝世吾安得不
念斯言悲吾兄吾嫂而追痛吾母也道光元年以
覃恩用光得
貤贈兄爲奉政大夫
貤封嫂爲宜人寄
誥命歸吾嫂喜曰吾小叔其念我也未逾月遂得
疾以道光二年十月初六日卒享年六十有八子
二長藺祥己卯科舉人婦蔣氏臨清州州判知麻

女也次蘭林縣學生婦江氏女二長適楊□有甥
孫□次適己亥舉人蔣知節子立民有甥孫□側
室葛子一蘭森縣學生婦涂氏女一適曾濱孫大
經大綸大綬蘭祥出大□大□蘭林出大□大□
蘭森出吾嫂卒後十二月十日葛亦卒蘭祥以祔
葬於兄嫂之塋左爲之銘者同母弟用光也銘曰
先君之北置余里居祖母所憐十三齡余兄繼北
行嫂善視我余婦初來挈右提左課子課孫時更
盛衰兄晩易怒嫂能兄宜中落之家周甲之壽曾

祔孔安永𤅮厥後

從兄仁山侍郎墓志銘

從兄賓我名觀號鑑軒晩自號曰仁山世父恕堂府君之第四子也其仕至侍郎矣而接人處衆渾渾無崖岸一如其爲諸生時蓋兄天性渾穆不省世間有詭激捭闔習故其在外臺能使以才智相凌轢者自愧服而上官亦樂兄之厚德爲霽其威嚴也兄以乾隆庚子舉於鄉甲辰成進士授工部主事循資擢郎中乙卯以京察一等發福建以道

府用既授福州府知府旋擢鹽法道嘉慶庚午擢
浙江按察使壬申擢江寧布政使調山西布政使
乙亥調陝西布政使丙子
內召爲太僕卿任事未逾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
侍郎越月擢倉場侍郎冬十一月遘疾十二月初
五卒于京邸享年六十有四娶楊夫人楊姑母之
長女也先兄卒子三長希頤嘉慶甲子科舉人次
希濂均先卒次希頁護兄喪至家疾卒女幾人孫
十二人兄之守福州也有兄弟以爭產訟兄諭以

大義則皆感泣請罷訟有黠民欲傾富室誣訟其
婦以曖昧事兄白其誣而抵黠民於法其爲鹽法
道也慭鹾商之困罷供億而愼重於更張審調劑
而斟酌其上下擢廉訪則愼庶獄而不以苛刻爲
能也擢方伯則守資格而頻以奔競爲戒也其自
號曰仁山蓋以擢廉訪
召對時奉刑名關係民命之
諭旨而寓書紳之意以勵靖共之思也兄持重而
見事明能不失其機會其於家庭親戚間恩誼尤

篤恕堂府君歿時兄年幼伯兄愷齊督之學甚勤兄輒能敬聽兄言而力於學及既貴資助其仲叔兩兄者盡其誼從兄弟子姪之賴兄以濟其困者稱其情而各適其意官鹽法道時嘗以已所應得階貤封三叔父履堂府君焉乾隆癸卯三分書館開有人勸先府君以伯兄恤及用光任纂校者用光時在家事山木舅氏兄語先府君曰此子他日能自致科名無俟以他途進也府君頷其言兄為倉場時以語用光乃知之蓋兄以李虛中術推測

人年命往往中當其病前一月語用光云予行年
某年當愼之又愼蓋兄之愛用光也如此今其不
可復聞矣兄葬于眉山楊夫人祔銘曰
惟我曾祖我祖世父厚德延祜秉命之融在[illegible]之
隆寶先我兄温温儒業從政於鑠外臺內閣惟厚
不渝爰宦爰居爰登天衢自丙溯甲其歲逾卌棣
韡箎翕謂是夕朝入几出鑣樂我同
朝愴余問疾俄痛撤瑟揮淚作述素旐之行馬鬣
之成歲逾周星吉兆旣訊紀實是徇衍澤其曼

從兄子玉方墓志銘

玉方十一二歲時從塾師曾東生學擘窠字輒工余與同塾見其背誦所讀書時里中人輒來求書也及成進士書益進嘉慶壬戌癸亥以後遂大成踵門求書者益多書名滿京師識者謂自劉石庵相公外無與顏行者也玉方年十三補縣學生二十二中乾隆丙午科鄉試時先大母楊太夫人病痿痹玉方以嫡長曾孫侍疾不會試及弟希曾舉己酉科乃與偕北行遂以庚戌成進士改刑部主

事以承重丁楊太夫人憂歸服闋至乙卯始補官循資格擢至郎中以弟希曾爲刑部侍郎迴避改吏部旋試御史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嘉慶二十五年乞養歸至杭州病七月十九日卒於蘇公祠得年五十有口玉方讀書好深湛之思余自江南攜梅氏算書歸玉方取讀之輒能得其解用其法以計作室用磚數不差丈尺從山木先生學制舉業能知有明諸大家體格嘗一主試河南一分校禮闈所取士多績學知名者其於書篤好董思白閒

人有董氏墨蹟輒從假觀之當其觀時寢食俱廢
其所別董書之眞僞輒當凡董氏書之流傳者其
爲中歲及晩年作玉方輒以意決之不假攷証年
月而人皆以爲有神契也玉方十七八歲時得咯
血疾山木先生爲治藥餌教之習靜優游于文事
而不督課之余與同居西谷別業日則見其默誦
韓柳文而暇則聽其撫琴數操以爲常逾二十後
體中遂大愈當其少年時人不謂其能至五十也
余自二十歲後出遊江南及隨侍吾父於陳州與

玉方不終年聚者逾十餘年及庚申應京兆試謂
玉方能不應考差試俾吾得不迴避乎玉方則應
曰諾而余遂於是年舉京兆及後與余同應考差
試見余得使事則必喜庚辰得疾余謂乞養之請
可且緩竢病愈而歸可也玉方曰吾思親切且出
京師則身心暇豫疾可就愈無慮也及至江南其
子延恩與偕行以書來曰吾父病固向痊矣過金
閶應人作書數十幅無倦容也嗚呼孰意其居西
湖而疾遂不起矣玉方名希祖爲吾伯兄元之長

子吾世父金衢嚴道恕堂府君之嫡長孫而吾大父凝齋府君之嫡長曾孫也母黃太夫人先一月卒於家玉方在杭州未之知也以終養歸而不及見母悲夫妻曾氏前戶科給事中曾蘭枝公女生子一延恩女一殤側室生子一三恩延恩娶其適潘氏姑之女生子一玉方名之曰受多今四歲矣延恩卜得某山某原將以某月日葬以書來乞銘

銘曰

君志專而貌寂兮渺望古而思齊也寄一蓺以成

名兮官刑曹而意與委蛇也期外捷而無內嬰兮
曰實下以名官也是維吾家之宗子兮衍舊德而
引後祺也

從兄子鍾溪侍郎墓志銘

吾世父恕堂府君之次孫由乾隆己酉鄉舉第一
癸丑進士以
殿試一甲第三人爲編修歷官至工部右侍郎名
希曾者吾伯兄節庵府君之次子也少孤而敏於
學工爲文有治事才既官侍從屢膺使事逮陟卿

貳
仁宗睿皇帝益深器之旣
命督學江南甫半歲
召為刑部右侍郎旋
命偕戶部右侍郎成格讞獄浙閩蓋將大用之矣
復
命未幾咳疾發乞病踰時終至不起遺疏聞
仁宗為嘆息者久之吾世父四子伯兄旣早世季
兄仁山府君由陝西布政使

內召爲太僕寺卿旋再擢爲倉塲侍郎與鍾溪同居朝列季兄卒而鍾溪繼之其撤瑟之辰相距甫半月蓋丙子之季冬也家門方慶振興而有顯望者先摧鍾溪之身雖顯而志亦未究可悲也夫君字集正又字雪香鍾溪其初入詞館時所自號也其官由編修擢贊善六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擢工部右侍郎自江南還爲刑部右侍郎調左侍郎旋補工部右侍郎其使事典雲南貴州江南試督四川山西江南學分校丙辰會試主庚午順

天鄉試讞獄於浙閩其任史館編纂事尤
國史館
武英殿
實錄館纂修
熙朝雅頌總纂官及擢卿貳尤
武英殿
國史館河渠方略館文穎館副總裁讀
殿試卷閱
朝考卷直省選拔貢生

朝考卷而充教習庶吉士則戊辰己巳凡再膺
命其充
文淵閣直閣事則
命於閣學時充
經筵講官則署吏部右侍郎時也其與
重華宮聯句茶宴者四其被
賜有
御製詩文集及文綺字畫筆硯書籍不可勝紀晚
名其室曰

賜書千卷之廬以全唐文千卷特紀
恩遇也君之督學蜀中也士多客籍文有假手君
禁約書吏僕從杜其根株其骫於法非甚不可教
者輒懲其惡而導以善其士之有才者獎勵甚至
以故士畏其嚴而仍樂其寛及在山西士習樸於
蜀中鮮骫於法者君煦嫗以教士乃奮興於治經
而詩亦漸諳聲律矣稷山令及校官爲士論所薄
有攻其冒試者倡言欲罷試君不爲動徐開示之
按册唱名以使諸生進而黜其所攻者終試時士

無譁既劾令及校官而士亦曉然於法度咸悅服其在江南僅試蘇州太倉松江常州所取多知名之士士爭濯磨而以其未終厥任爲悵也在工部考核工程愼屬曹司擇其端謹與爲淬厲在戶部時亦然有曹司欲兼他司主稿者君不同畫諾曰是嘗辦某事安可兼司若吾所見不當則侍郞固可聽劾也終皆從君言先是有御史劾總辦秋審處多紈袴貲郞者既得

俞旨及君貳刑部而總辦猶未補人君曰是職安

可曠今所欲掄秀雖非紈綺亦資淺望輕者曷不
遴資深望重者衆方議而君以使事出矣君之在
部能虛懷以接曹司使得盡其言而及其有不可
者則又持之甚力蓋君沒而朝士嘗舉其軼事以
相與稱述如此君性開敏而喜求實用明輕重愼
取舍遇事亦敢爲有氣少時諸叔祖嘗使之勾稽
質庫事他人不能得其要領者君至一按其籍主
進者咸慴服衆謂君才任治劇也當壬子北上時
先府君笑謂之曰汝成進士且作知縣否君曰希

曾雖得部曹亦乞假歸佐叔祖治義田祭田及諸鄉義莊事以究闡先人之緒也先府君喜曰集正有器識矣其爲編修典雲南試還有欲偕置貲于納資官主進者君笑謝之曰是得無非公儀子拔園葵之意乎且翰林不可有市心也及爲卿貳朝官之業鹺者或欲議姻亦笑謝之

睿皇帝嘗詢其有往還否旣知其不相識則曰朕知其與汝異趣也其初得閣學時語同年潘芝軒尚書曰

國家之設此官欲使閱題本而兼嫻六部事儲材之意也吾輩可憚煩而不一審其所畫諾之事乎其爲

國史館副總裁於本

朝大臣之有政績者録其副以時省覽而於江西之有著述入

四庫書目者自明以來皆録取而纂輯之欲都爲一書而未及焉蓋先大父凝齋府君嘗有輯江西文統之意矣未及爲而遽卒君與余偕受業於曾

山木先生略知先大父之意又嘗奉先府君命偕余同檢閱凝齋府君藏書編爲目錄以藏之五宅故其欲推衍先志如此君之文得山木清剛之氣而傳以所博采及居館中作詩賦皆能工與翰詹都試皆得前列循資遷至鄉貳惜其所欲爲者未能究厥志也君兄弟三人兄希祖庚戌進士官至浙江道御史弟希孟辛酉選拔貢生君事母孝而友愛兄弟篤母黃太夫人性嚴毅君先意承志能得其歡心女弟二人同居京邸諸甥皆賴其提攜

以充裕其家兄雖爲部曹而其家計皆君爲區畫之弟佐治家事以拔貢可得知縣欲出就官君挽留之而爲納貲得同知此得選而弟以病卒矣當癸酉督學江南時與余別嗚咽言曰希曾尚爲能知先人之志事者欲推究之而恐其弗及焉惟吾叔自幼與同筆硯其有以明之也余曰君年甚壯受

國恩甚厚今所以報

國恩而衍先澤者其事未艾三年之別何遽言是

雖人事錯迕難以自行其意然寬裕其中優悠以竢之君才無不克遂也嗚呼孰謂其言乃若讖自江南還雖尙同居京師二年餘而終以咳疾不起吾今乃銘君墓也余能無感於中乎君之疾自典試江南時勤閱卷而得之亦足見其不苟於使事也嗚呼悲夫曾祖道世所稱凝齋先生也祖守誠恕堂府君也仕至金衢嚴道父元節庵府君也皆以君貴

贈如其官妣皆

贈一品夫人君卒後一年母黃太夫人攜其子婦諸孫歸後君四年卒於家娶同邑江氏生子二晉恩孚恩縣學生側室子一升恩女五幼者未字壻江承誥臨川壬午科舉人李鳴珂嘉善錢沂南豐趙登畯君以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年五十一某年月日葬於某山某原爲之銘者從叔用光也銘曰

先君昆弟曰維五支世父之澤伯兄培之孝友溫恭鬱而早世德馨所襲茂於厥嗣三子皆儁仲也

尤才

帝眷上承家聲是恢駪駪原隰與與著位和而有守廉而不劌黎水湯湯邑之西鄉居是望族朝頌載揚季父晚登同朝半載再旬偕喪士悲友駭宗生族茂洪幹俄柛高曾矩矱孰繼孰承繄余弱植曷以負重求福不回庶偕羣從列君懿美式告將來幽宫既安無恫君懷

兄子蘭祥墓志銘

先府君之嫡長孫蘭祥字伯芝吾伯兄煦之嫡長

子也以道光己丑成進士與館選年五十五矣余寓書京師語之曰人生三十年為一世滋大之訓余不敢忘於辛酉汝其可忘於己丑乎嗚呼孰謂此言不吾售汝以辛卯再省吾於閩遽得病十日而卒也嗚呼汝固有感於吾言而志事不及究吾深有望於汝而乃有弱一个之痛而謂吾能不為家世慟乎初吾母曾太夫人夢蘭於室曰其得孫之祥吾諸孫其以蘭為序故汝生而名之曰蘭祥逾年吾母卒時吾才九歲而汝方周晬也當是時

吾家方盛吾母顧深念盛衰倚伏之理吾雖幼嘗誨以植身績學庶幾盛不遽衰而衰可復盛旣屬伯兄煦及用光於山木先生誨之學吾母彌留時猶申以遺命故余兄弟事山木汝幼乃別受業於塾師然性聰穎異常兒誦書屬文嶄然見頭角矣及稍長雖亦嘗受業於山木然未知篤信歲辛亥吾府君自太平奉祖母諱歸山木謁選於京師余旣漠然無所向汝聞大父申言盛衰倚伏之不可不懼乃能自折其英銳之氣而務斂抑爲醇樸時

時就余問山木爲學之要領及余受業於姬傳先生又時時就余問姚先生之學及吾官京師汝居家侍大父能先伯兄意而使大父忘其老己卯以後經營吾家所立祭田學田廣仁莊各鄉義倉皆兢兢以無忘先人成法爲念且思有以恢衍其遺緒其爲鄉黨平曲直輒能使人感其言而服從之及既成進士再與吾相見氣益平識益老議論練達悉中理吾方倚汝爲吾助而汝乃舍我而去矣嗚呼吾能不爲家世慟乎汝以辛亥歲爲趙鹿泉

學使拔置第一名補博士弟子員嘉慶癸酉科充
拔萃生北行應
朝考以從兄鍾溪與閱卷格試例當補試列二等
而歸逾六年始舉己卯鄉試又逾十年始成進士
遇不可謂嗇而數不可謂不奇也汝工書固翰苑
才而汝欲得縣令以拯貧意甚切雖然得縣以拯
貧世俗之說也且得縣者多矣其不能拯貧而轉
益滋累者多矣汝後亦自知其用意之誤顧得庶
吉士而不使之得授職以究其才也豈非吾家世

之可爲歎惜者乎汝於大宗行第五於伯兄爲長子娶蔣氏心餘先生之第四女孫修隅州判知廉之女也子三瀛縣學生淇溥皆國子監生孫四粱楫杞口三子皆才而苦家貧淇今援例捐兵馬司副指揮以爲代耕祿養之謀今來省吾於浙中將歸謀得吉壤以葬汝而乞余爲銘幽之文余乃忍痛而銘之銘曰

天欲老其才胡不究其施其慼鄉人而涕泗固足驗身後之追思嗚呼逾中壽之不可期吾家世其

誰與扶盛而毋使及衰

叔母曾恭人墓志銘

吾叔母曾恭人之卒也先吾叔父十閱月吾叔父歿於茲四年矣諸兄弟以書來告葬期且曰汝宜銘嗚呼用光爲先太恭人晚子幼羸多病出入顧復在家中則慈母姚安人是賴養於叔母家則惟叔母是賴叔母並能審定藥餌以治其疾病先太恭人嘗命之曰汝其母慈母叔母先太恭人棄養三十一年叔母卒今復五年欲求先太恭人言語

笑貌于叔母之言論今已不可得而叔母恩同於所生用光又未有以報也惟叔母勤儉慈厚之德實足以垂示子孫用光曷敢不述撰示後以爲世世家法叔母姓曾氏曾祖瓊通政司副使祖亭父江官蕪湖縣典史蕪湖君于吾外祖盧陵訓導淮爲再從兄弟叔母於吾母姊妹行也蕪湖君娶吾曾祖之女生叔母叔母吾曾祖之甥孫女也叔母生九歲而曾氏祖姑沒吳氏祖姑撫養之年十八歸吾叔父履堂府君順於翁姑恭于庶姑和于諸

姑娣姒仁于衆妾慈于子而嚴于教厚于姻黨而寬于婢僕其于母家也事蕪湖君孝而遇事能調劑之人往往有不及知者蕪湖君兄弟十人敬事之終身不衰事繼母庶母如母而孝於吳氏祖姑也手製衣履以進歲爲常叔母修眉廣顙與人極和而氣質誠樸辨事是非雖尊長前無所諱其或侮之者雖卑幼不與校先太恭人於諸娣姒中爲尤親叔沒有園曰西水園蒔花木亭沼頗幽邃叔母隨大母來園中春秋伏臘五家子孫迭治酒食

奉觴侑食楊氏姑涂氏姑嘗見叔母衣服儉陋治女工與婢姬雜作曰三十年前誠樸氣象惟汝叔母如一日也叔母體素健近六十髮未白及七兒銑没哭之慟自是遽衰壬戌十月十一日卒叔父自南昌歸哭語諸子曰吾數十年足不出里門乃今不及與汝母一訣耶汝母未嘗以財利自私吾兄弟無間言汝母實助之待妾媵極其寬與吾數十年無忤容吾安能不悲之深也年六十有二子六應泰銑耀淳彪沆女三長字曾早卒次適吳吳

氏祖姑孫婦也次適李庶出子六人旭文虎沅魁
玘汾孫二十七人四爲諸生曾孫二彪與用光同
歲生叔母養用光時彪養于先太恭人戊午歲沆
舉于鄉叔母以用光未得舉爲戚及聞用光成進
士則大喜顧壬戌冬乞假歸而叔母已不及見矣
叔母以伯父四子觀爲福建鹽法道
貤封恭人葬于白畲灣距中田三十里中田吾鄉
名也銘曰
無母何恃用光無母而有母也恩同于所生而母

遂棄子于宦之初成也寸草之無知兮何以報春暉兮惟吾家子姓之昌且隆兮其毋忘吾叔母之風兮噫

從兄嫂黃太夫人墓志銘

太夫人姓黃氏新城人吾伯兄節庵府君之配也以子希曾貴封太夫人父曰道嘉母某氏吾節庵兄爲凝齋府君嫡長孫居吾世父母憂時年甚少能敬聽諸叔之訓而佐成爲家督之道諸叔嘗稱之曰治家如

處劑選藥節庵其爲吾家之蜜甘矣顧體羸弱年三十自京師歸途中得病卒于家太夫人則能從節庵之訓順事諸叔以承祖母楊太夫人歡而教二子以嚴明時幼子希孟在身未生也節庵臨終時託二子於吾舅氏山木先生太夫人則能使二子專志聽山木教雖更延他師助之教而二子之得力于山木者爲多蓋太夫人性剛而明其才優于事既能審進取之途而其擇師之明能致敬盡禮于事師則吾陳氏婦未有能先焉者也二子既

先後成進士官京師太夫人從之居京師二十餘
年勤儉持家而好善喜施與希孟既得拔貢從兄
居京師太夫人以其爲遺腹子愛之甚及希孟卒
哀之甚未幾而希曾亦謝世太夫人痛念三十年
間所履之境前後遂已遽異若此自京師攜家歸
行至天津而肝氣上逆病幾殆及歸逾數年雖病
良愈而憂鬱不自得某月日得病遂卒時長子希
祖乞養歸在途而旋亦遂卒也子三人長希祖庚
戌進士官至御史娶曾氏次希曾癸丑進士以一

甲第三人由編修官至侍郎娶江氏幼希孟辛酉
拔貢生援例捐同知候選甫可得缺而先卒娶黃
氏孫幾人希祖出者曰延恩三恩希曾出者曰晉
恩孚恩升恩希孟出者曰榮恩重恩曾孫一曰受
多延恩出女四人壻曰潘蘭生黃□□郭□□楊
□□孫女幾人孫壻曰江承誥李聯珂某某嘗嘉
慶丙辰丁巳間余侍先府君於陳州太夫人以書
招之來曰吾叔固與吾二子同事山水逾十年且
進取者宜居京師也余時雖不果行及後成進士

與太夫人同居余婦來則與余婦相得如在家事
祖母楊太夫人時今延恩兄弟擇于某月日祔于
節庵府君之塋以書來乞爲銘余念數十年間事
多可感者乃敘次而爲之銘曰

昔事祖母門風方盛伯嫂叔娣咸率以敬歲時伏
臘僮僮祁祁躋堂上壽有聽無違嫂之居北菲衣
約食子婦承顏有嚴有翼嫂之歸南身事堪唏猶
頌舊德式誨庶幾吾家之盛嫂先其享舊德孰嗣
庶紹無爽壽七十八孫亦能文吉兆得祔永綏後

昆

例贈孺人涂氏姑墓志銘

涂氏姑吾大母楊太夫人仲女也舅南池先生與大父凝齋府君以學行相友善遂締以婚姻姑夫諱志縁太學生前卒南池先生治家嚴姑旣悲不逮事姑饒孺人而又痛姑夫之早世所以事其舅者婦也而如子南池先生稱之曰賢其教子也繩以禮其御下也寬以法其持家也力勤儉而不以前後處境之豐約易其素守凝齋府君不事佛之

訓而申及于遺命當彌留時姪孫陳蘭祥來省疾謂曰汝曾祖母壽八十四乎曰然曰然則吾何憾嘉慶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距生于雍正乙卯五月初二日享年八十有四子四長傳前一年卒婦曾氏曾氏姑女也前卒次傑婦楊氏楊氏姑女也次鳳儀以謄錄議敘爲呂堰驛巡檢婦兩娶皆陳氏一四叔父繹堂府君女也前卒一三叔父履堂府君女也次永仕娶某氏女一適孔早卒孫口人自傳出者曰文軺縣學生曰文軒嘉慶庚

午科舉人自傑出者曰某曰某自鳳儀出者曰某自永仕出者曰某曾孫幾人先君女兄弟三人長楊氏姑享年七十餘次即姑也曾氏姑早卒用光幼爲大母所鍾愛先君官京師置用光于家每自塾歸省大母兩姑輒爲言吾母曾太恭人遺事及旣娶婦則又以語其婦曰汝姑性勤儉而孝于大母晨餐罷攜績筐就大母績數十年如一日也大母居余家後嘗居三叔父西水園兩姑輒從歲時伏臘用光侍諸叔諸姑飯飯罷諸嫂氏來侍大母

用光始去就塾大母旣沒先君再出守陳州及自陳州歸旣哭楊氏姑而銘之今逾二十年兩家家計皆日絀四兄觀從子希曾先後卒於京師而五叔父以去年十二月棄養于南昌距姑卒僅一月先君之兄弟今無有存焉者已表兄傑等以墓志屬用光用光曷敢辭銘曰

婦職之恭母儀之崇壽旣躋而罔憾境雖約而奚恫系之詞者姪也永妥靈于幽宮

席姬墓志銘

道光二年秋七月二十七日陳子旣歸席姬柩於新城俾葬於西鄉包家莊與第三子之婦吳氏同塋域越十二月爲文以誌其幽曰嗚呼姬去我十有四閱月矣自姬死後余婦魯宜人欲慰余問衣問食嘗先意導傅婢俾嘗視顧嘗視愈周余愈悲姬不置嘗出門聞人言疾病及醫之難得輒怦怦動於心悲姬之誤於醫也悲夫余非溺于情者姬何以使余悲之不已余悲不已則姬其可以死而無憾矣乎姬姓席氏江西新城人也其父母居新

城西鄉中田村之席家灣距余家里許而近也姬生數歲其父母推其生年月日謂不能育于其家乃鬻于吾從兄嫂黃氏所嫂以其與郭氏女子德卿德卿隨母來京師居數歲庚申予至京師德卿從予學詩辛酉九月初十日姬乃來事余時年二十也姬性婉順而明慧治女紅勤敏京朝士大夫有欲得之爲簉室者託媒氏以請于德卿德卿知姬之不欲遠其父母也乃皆卻之而獨以歸余余字之曰靜娟既從余旋里謁女君能得余婦意及

偕來京師余婦輒屬以分任治家事余奉先大夫
諱歸余婦偕行留姬京師嘗與余子婦輩淅食之
餲者以爲食其衣服簪珥二十年未嘗易一新者
其能刻苦如此其事余夫婦出于至誠其待余子
女皆愛之甚至余子婦輩免乳姬襆被居其室護
視其寢食則余婦以爲逾己之自視也初姬從余
旋里時其母來視之旣去悲甚及余再旋里而其
母歿矣至京師語姬姬益悲甚自是姬生日輒悲
蓋痛其不及再見母也姬生女子子三人未嘗舉

男子然能達觀嘗曰子如不賢不如女也其長女適山西祁氏壻官翰林直南齋姬既以爲喜及女將免乳余語姬往壻家護視女姬初不欲往余強之乃行比舉甥孫將彌月姬得疾歸其疾也或謂其久咳之病源深矣或謂其茀患暑無傷焉余屢易醫視之自五月至八月終弗痊及九月病遂亟醫者投以補劑遂患痰壅上有謂針之可愈者比針之而遂歿矣嗚呼余之不明當八月強姬服藥時姬泣曰妾病不可爲矣無以藥爲也余方誚其

言爲妄使余不諧其言爲妄而勉從其言或可不速姬死乃以愛之者速之而謂余悔其能忘而痛其能已耶姬生于乾隆壬寅年正月初四日卒于道光辛巳年九月十一日午時得年四十銘曰

玉襲佩兮胡使之碎兮蘭揚芬兮胡使之焚兮惟委化之難究兮引余悔以自疚兮歸同穴于嫡子之婦兮其靡憾於無後兮噫

予告刑部右侍郎秦公遂庵墓志銘

道光元年秋七月初十日予告刑部右侍郎秦公

遂庵以疾卒於家是年四月廿三日公嘗致書於新城陳用光曰余衰病增劇恐旦暮入地君知我文素知古文敢以他年墓石之文相屬余生平治行子弟無能盡知者當略具梗概屬瑣山張編修岳崧為行狀以授子余得書爲憮然者累日既得訃益愴然以悲謂公何相信之深而自知之審也既見張編修問以行狀則自海外來過惠山未嘗見公未幾公弟永平守沆以書及公子緗武所爲行狀來速余踐前言余雖不能文然辱公知如是

其曷敢辭按狀公諱瀛字凌滄一字小峴晚又號
遂庵宋龍圖閣直學士少游先生後也學士子湛
政和中爲倅於常州因家焉十傳至諱惟楨者始
遷於無錫明湖廣巡撫諱耀者公八世祖也入本
朝舉雍正己未鴻博歷官至左春坊左諭德諱松
齡者公本生高祖也曾祖諱實然祖諱春田父諱
鴻鈞三世皆以公官
贈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妣皆
贈一品夫人公兄弟五人于次爲長也幼有異稟

讀書能兼人學爲詩古文輒千言立就外祖徐二
磯某及從曾祖文恭公皆器之年十六補縣學生
年三十二以貢入京師是年遂舉京兆丙申春
純皇帝巡幸山東公獻賦
行在試以能知題所自出已黜而特爲
純皇帝拔置一等
賜內閣中書未幾入直
軍機丁母憂歸旋丁父憂治喪葬一以禮既服闋
補中書以京察一等擢內閣侍讀復以京察一等

記名以道府用尋遷戶部郎中癸丑出爲溫處兵
備道調杭嘉湖兵備道擢浙江按察使調湖南按
察使壬戌引疾歸嘉慶九年病痊補廣東按察使
擢浙江布政使入
覲乞內用補光祿寺少卿轉太常卿順天府府尹
擢刑部侍郎緣事左遷補光祿寺卿擢左副都御
史充會試知貢舉擢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旋奉
命以三品頂帶爲左副都御史擢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遷兵部右侍郎調刑部右侍郎以目疾乞

病歸自是家居者十有一年卒時享年七十九公既以文名而六應禮部試俛得復失當直
內廷時益訪求
國家掌故為有用之學性耿直而仁恕勇於任事意所不可雖遇權貴持論不少假借而不為震厲之色又勤於其職故雖不為和珅所喜而不能不循資例以偏缺道府薦其特畀以繁劇者
純皇帝知公也公之勇於任事在溫處時除永嘉數十年以生監充莊長之獘而民既免役賦亦無

適擢浙江提刑寧紹台大水歲飢甚有司匿不請
賑公請于撫軍曰預報收成乃約計通屬為言今
猝有水患正可據實
上聞何忍立視民死力爭得請及調湖南歲又飢
長沙衡陽及他縣姦民聚衆奪米者事數起公既
設法擒治其渠魁而不爲株連遍曉諭之民乃定
而衡陽大水漂沒人民田廬無算先一年衡州歉
收有司匿不報聞而是時陝西奏撥兵米其派及
湖南者衡州與焉公言災傷如是柰何不議賑而

議餉力請於撫軍得裁留他縣兵米而減價平糶民乃定公之急紓民患如是及其讞獄則寬猛相劑而務得其情在温處時據乾隆初年徐兵備綸永文檄明醵金埋棺爲會之非邪教以釋瑞安民池聖功等之罪而訊得仙居縣道士李鶴皋以無爲教聚徒衆者計擒治之誅渠寇數人而寬其連染者有差提刑浙江促水師提督援定海普陀之盜礬撫軍難之而制軍卒用公禦盜策以戢盜治韓球闖阿三之獄皆當其罪提刑廣東擒治亂民

粱修平而以功讓制府倭公治吳蝦喜之結黨於順德者撫黎民之爲亂於瓊州者懲賭博之號爲白鴿標者而其在浙江平反定海難民蔡長興十二人之非盜兩上書於撫軍卒得釋及海盜江文五誣其族與某通實則某嘗首文五於縣有縣牘可証撫軍旣以入告而卒能聽公言以釋某尤爲世所難行者爲大常時嘗奏陳廣東事宜謂勦捕海盜之法在討軍實樹聲威戒虛飾而治內地之姦民勾連海賊者則嚴防守必先澄吏治澄吏治

必先固民心其要在淸訟獄抑冗濫懲蠹滑

睿皇帝亟稱善焉故既調府尹而遂任以司寇之職其在司寇屢有平反而糧船運丁盜米事發有謂用藥罯米中米立溢者公試之不驗以入奏則

睿皇帝已手試其藥不驗知其枉因益器公故公雖以事鐫級一歲六遷而仍畀以司寇蓋知公之耿直而仁恕爲能勝祥刑之任也公于詩古文及制舉業皆力追古人風格而能有所自得少時爲齊次風杭堇浦所知既得舉則見重于竇東皐官

京師與王惕甫曾山木先生以文字相質論及見姚姬傳先生而彌有契合焉當官太常時用光嘗質以文公策勵之甚至歲壬申訪公於無錫公來舟中語移晷欲留之遊惠山不果自是雖以書相往復而不及見公矣有自南來者輒問公近狀知公推其孝友姻睦之意設義田置祭田修家譜而復以其餘修縣志誨誘後進勤懇如不及而每與余書較若其意有不釋然於中者蓋公之所志者大欲以才副其學而嘗患於不得行其意其官中

外及家居旣已卓卓有所表見矣而欿然猶以爲合於俗之難而力學古人固未易言也公所著有淮海公年譜六卷己未詞科錄十卷無錫金匱縣志四十卷續修家譜□□卷小峴山人詩文集三十六卷板藏於家公生于乾隆癸丑正月二十八日卒于道光辛巳七月初十日

誥授榮祿大夫兵部左侍郎配朱夫人前卒

贈一品夫人子四人長緗武監生江西候補知縣歷署彭澤峽江樂安宜春縣次緗文監生以後其

仲叔某皆朱夫人出次緗承殤次緗業幼皆側室
戴出孫七自緗武出者昌熙昌煦昌烈自緗文出
者昌熾昌煌昌煜昌焯昌煋府學生其入泮時與
公補縣學同歲公所爲賦重游泮宮詩者也曾孫
二人若璜若珩某月日葬公於某原銘曰
錫山之麓淮海裔曰生俊傑昌厥世尚書諭德名
相次抱仁趨義富文字迴翔禁省歷卿寺中粤越
楚勤吏事其學旣𥘉才則試揮剛煦柔播威惠抉
剔疑似無障翳意所孤行屹不避終達厥誠溥厥

利其文龍譽才鳳翮

帝惜其歸溫語被一星將終伏衡泌遥慟

鼎湖惟掩涕公懷坦坦性樂易我昔與游數談藝

諾公見屬爲公志千秋萬世名不替

詹事鮑覺生先生墓志銘

道光六年三月十九日詹事鮑覺生先生以疾卒於京師之寓齋公遂於文學質厚性直敢任事有

明斷才皆爲兩

朝所深知故中嘗躓而終顯使公不乞病卿貳旦

晚可復乃不能留其身以慰今
天子之眷注朝之士大夫莫不重公學行爲
朝廷惜而余與公遊從至久且熟其以文字相質
証蓋誼在師友間一旦失所瞻侍其爲悲尤深矣
今執筆銘公之墓言之安得不痛也公諱桂星字
雙五一字覺生歙之巖鎭人也曾祖善基祖倚樓
父嘉命三世皆以公所歷官得
封贈如例公兄弟四人次居長少有異稟八歲能
詠詩本生祖嘗奇其才十五補縣學生居貧授徒

爲養丙午中江南鄉試副榜壬子舉京兆試己未
成進士由庶吉士授職編修癸亥
廷試翰詹列高第擢中允自是進奉文字輒拜文
綺之
賜甲子典河南試乙丑督河南學丙寅擢洗馬旋
擢侍講侍讀戊辰典山西試庚午擢侍講學士督
湖北學轉侍讀學士擢少詹事癸酉擢詹事旋擢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當受代聞林清之變上書
陳十事疾馳至京

仁宗亟稱之曰已次第見之施行矣顧以未經明
發
諭旨遂削其稿雖余習於公而未嘗以示余也甲
戌擢工部右侍郎充
武英殿總裁條奏
武英殿事劾提調及副管不職狀提調撫公平日
語中公遂落職使居京師閉門思過逾五年而復
之編修及
今上卽位以編修

召對

上語之曰汝所劾者今朕褫其職矣既由侍講擢

至通政司副使

上召見復謂曰欲汝習練諸事也甲申擢詹事

召對詢年齒甚悉公感兩

朝之湔濯益自奮勵思見之事以爲報而以得暑

疾患胸膈痛醫逾數月終至不起大漸時余省之

至榻前執手與語咿唔不可辨蓋公自痛未能酬

國恩以余習於公欲爲明其志而以墓銘相屬也

公少從吳澹泉定學詩古文因以溯劉海峰中年後師事姚姬傳先生於爲詩力守師說及乙亥落職居京師縱心於唐人詩益進嘗輯唐詩品八十五卷以司空表聖二十四品排次之其所爲詩姬傳先生嘗稱之曰是能合唐宋之體而自成一家者也著有進奉文鈔二卷詩八卷詠史懷人詩各口卷余爲庶常時公以姬傳先生語先來視余自是遂質以詩賦學及晚年過從益密嘗申之以婚姻會其子殤遂不果然公所以待余者乃獨至公

叔弟珊今爲乾州知州以書來致余曰葬有期矣先兄所自爲年譜存君所其無忘銘幽之請嗚呼余安忍以不文辭公娶同里柳恭人有婦德先公卒生子二長唐嘉慶丙子舉人少爲文有奇氣公愛之甚顧得狂易之疾雖旋愈而復發公喪時乃不能執喪既歸逾年而遂卒矣次承輝以後其從兄聰聽女一適同年朱意園太守淥第三子側室汪氏生子二庱殤廙聘白小山侍郎鎔女孫幾人公得年六十有三某月葬于某公叔弟珊迎其庶

嫂及廣至乾州撫教之爲之銘者新城陳用光也

銘曰

文足以繼燕許兮而才足以追姚宋也文既顯而才終閟兮何命之嗇而疾之縱也意皎皎以特立兮情落落而獨厚余痛虎賁之無人兮溯典型於遺書

楊蓉裳墓志銘

君諱芳燦字才叔一字蓉裳姓楊氏常州無錫人曾祖宗濂祖孝元父鴻觀三世皆以君弟揆官甘

肅四川布政司
晉贈如其官曾祖妣馮祖妣顧倪妣顧皆
晉贈夫人顧夫人夢五色雀集庭樹而生君君生
七月而能言君大父特愛之長而詩文華贍見稱
於老宿年十九補縣學生冠其曹鄉試罷歸應學
使者試彭文勤公大興之以己主試時失君爲悔
也文勤遊學使事將受代君方居父憂招君問家
世昆弟遂以兄女字君之弟揆君兄弟三人君爲
長次揆以召試

賜舉人歷官至四川布政使次英燦今爲四川安縣知縣君旋以選拔貢生應
廷試得知縣分發甘肅嘗攝西河環縣旋補授伏羌回民田五爲亂起石峰堡伏羌回民馬稱驥應之未發君先期旣募鄉勇爲防守會馬映龍自中焯馬宏元以稱驥之謀告君立捕殺稱驥四人方請兵而賊至君率映龍中焯宏元偕鄉勇登陴守五日夜兵來與賊比日戰圍始解映龍稱驥甥也君能得其心與與共守又嘗脫李五於獄而使之迎

官兵言狀李五果得銀牌還君治縣溫溫若不任事者坐堂皇訊事罷即手一編就几讀人或以爲笑孰知其臨變敏決若是初蘇四十三之亂獄詞連伏羌人大恐君請于提刑曰馬得建等饋銀在蘇四十三未爲亂前與從逆者有間請量從末減於是家屬悉得免緣坐及石峰堡事平賊首張文慶子太憾映龍之洩謀曰映龍固與吾父通音問其助守城欲於五日後獻城也阿文成逮映龍至靜寧君與偕往言於文成曰映龍欲獻城曷爲以

其謀告且伏羌無兵鄉勇皆烏合衆亦無俟五日後力始竭也文成曰彼非馬得建子耶君曰彼囦以得免緣坐時時與某言涕泣思得當以報公也文成以爲然立命出之獄嗚呼此又足以見君之仁而明其定亂出圍城非由倖致也君後雖以守城功擢知靈州嘗單騎諭散奪米飢民請借口糧設粥厰以安衆大吏亦甚知君才矣而自念家世本儒術不樂爲外吏遂入貲爲員外郎居戶部與纂會典辰入申出專力於館書歸則擁書縱讀益

務記覽爲詞章君詩出入於義山昌谷而自成其體又工儷體文嘗語用光曰色不欲其耀氣不欲其縱沉博奧衍斯儷體之能事也君旋丁顧夫人憂貧不能治裝鬻書以歸爲衢州杭州關中書院山長者數年最後入蜀修四川通志主錦江書院山長乙亥冬省弟於安縣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於安縣署中距其生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三妻徐宜人子二承憲承惠承惠以後君世父潮觀爲冢孫承憲娶沈氏生子一應韶

承惠娶趙氏生子一應融女三長適今景州知州
秦承霈次適今臨清州州判龔瑞穀次適候選通
判張嗣𢾗承憲工詩詞能承其家學以狀來屬爲
君志幽之文乃敘次而銘之銘曰
謂君爲懦兮靖豺貔謂君當顯兮潛郎署以暫居
與余遊處兮翟倚驢旣別去兮余懷孤過大梁兮
重遇余雖暫覿兮喜摻袪黯蜀山兮雲飛徂遠君
之鄉兮孰與爲娛招子雲兮攀相如庶一見而慰
君兮歸委蛻於蓉湖

尙書銜前署工部左侍郎戴公墓志銘

公諱三錫字晉藩號羨門先世自宋咸淳間遷江南丹徒之黃甸村遂世爲丹徒人曾祖京鸞祖士鵬嘉魚縣典史父紀入籍順天由諸生考取三禮館校録議敘爲靑浦金匱縣主簿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曾祖妣李氏祖妣蔡氏妣張氏凌氏皆

贈一品夫人公少刻苦於爲學嘗爲人傭書以自給而以其隙讀書過夜半不輟及丙午舉京兆而

其授徒勤學也如故癸丑成進士以知縣用初得雲南以親老告近改得山西署潞城補臨縣以治行稱丁母夫人憂歸服闋謁選發四川署營山供張征川楚軍之過境者能不以華美悅上官而優恤兵弁則能使之感又立團寨招義勇賊來薄城拒守甚力營山無險可恃而賴公卒以保其境補南充署綿州勸農桑築陂塘行保甲問疾苦懲奸宄事無不舉歲除日過境軍聚衆博州役驟拘縶之衆鬨欲爲亂公薄懲其役而剴切曉諭其衆衆

乃撤擢馬邊廳通判改峩邊廳撫夷通判大府旋
檄公來成都助鞫獄自是歷署資眉邛知州成都
府通判保寧順慶夔州成都知府資陽書院有欲
阻考者公懲其為首者以法而貰其餘邛州民黃
子賢等嘯聚亡命約以州試日為亂公偵知之屆
期試士如常日而密遣民壯潛赴聚謀處捕獲之
案既具公請戮首惡一人而其餘則抵辠有差大
吏以
奏聞奉

特旨褒嘉焉擢茂州知州州寧遠府知府建昌兵備
道在寧遠時雲南永北廳夷人爲亂距寧遠近公
練鄉勇嚴壁壘而於永北難民沿江就食者公許
其渡江而設法全活之其不願回滇者又捐貲以
撫恤之蔣礪堂制府以入奏公之受知於
今上實自此始也旋擢四川按察使江寧布政使
以迴避原籍奏
旨調補四川布政使旋
命以二品頂帶署四川總督吏部奏請兼兵部侍

郎銜旋兼署成都將軍乙酉
命實授四川總督吏部奏請兼兵部尚書銜公由
寒畯起家官蜀中近三十年始皆循資遷轉同列
或軼出其上而公不以介意及旣擢觀察不三年
遂洊歷封圻特膺重寄公感
特達之知所以整飭吏治者益力又愛禮士子釐
正書院規條增義學而敬繹
欽定六諭衍爲詩六十章刊布書院義學俾皆誦
習焉新都民楊守一以邪教惑衆公遣人弋獲之

置之法越嶲生番結熟番爲導刦商旅掠婦女衆議以兵往公不許但飭鎭道捕治數十人而安撫其被掠之男婦其歷辦雷波瞻對果洛克夷人惟申警斥堠嚴察卡隘而約束將弁不得倖事邀功以開邊釁雲陽鹽販拒捕守令具讞上以夥梟論公曰買由官店則非私梟販止十人則非大夥當以重律非法矣惟當治拒捕傷人之罪讞既定人咸稱明允己丑內召旣入

覲

命署理工部左侍郎勤於其職庚寅以原品休致

具摺謝

召見

奬諭其居官並

俯詢其家世鄉里焉六月廿八日以疾卒於京第

享年七十有三具遺摺奏

旨加尚書銜照尚書例

賜䘏配張夫人子一於義甲戌進士由庶常散館

改吏部主事累擢至文選司郎中兼驗封司掌印郎中娶同里馮氏繼娶吳江全氏孫一朗女一適乙酉舉人山西試用知縣呂兆熊銘曰

名以儒興政以敏成迴翔資格晚覯殊榮始晉終蜀案無留牘禁虢矜恤既寬既肅亂後蜀風不庶仍倥既懲獲雜既既歸禦章貞魂毅魄埋捐掩骼綽楔所植以慰嫠碧與士於庠華其講堂口授指畫如師之詳政所礪只

帝所嘉只

內府之珍七十賜只識公京師恂恂其儀望崇見晩再見無期氣沖度遠淳風倏緬銘厥幽宮以昜儒顯

貴州巡撫鶴樵程公墓志銘

道光乙酉冬十一月鮑覺生詹事語用光曰余已未同歲生多高才碩學爲顯官而與余相知深則鶴樵中丞爲之最今鶴樵卒矣其孤以狀乞銘於子予適病不能食且寐每握筆屬文則心怦痛念無以慰亡友於地下乞君代爲之以塞其孤之請

語之再曰君卽自爲之以明余所託之得人也用
光於中丞固嘗以後進禮謁見辱相知者而詹事
於用光期待尤厚曷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姓程氏
諱國仁字濟棠號鶴樵先世歙人也自公之祖占
籍河南商城遂世爲商城人曾祖焞祖璟父宇璸
皆以公貴
誥贈如其官皆
晉贈榮祿大夫刑部右侍郎曾祖妣黃汪祖妣葉
黃母曹王皆

誥贈夫人

晉贈一品夫人公王太夫人出也庶弟五人公爲嫡長少而力學食貧益勵登庠食餼試輒冠曹甲寅領鄉薦已未成進士以二甲第一名改庶吉士

散館授職與纂

實錄使於蜀秦得人稱選旋以福建道監察御史

巡漕江淮糧艘之運速於去來有所陳奏輒蒙

報可舟抵通潞吏畏丁懷及役竣而奉督學廣東

之

命盡不由考差得之而御史俸滿例可出守公居
其時
睿皇帝特命部更其例使凡任學政者歲滿注選
其端亦發於公皆異數也在廣東破除舊習士風
文體翕頌丕變歲滿還
朝越次擢補光祿寺少卿甫三月擢山東按察使
時搜緝亂民林清餘黨多株連公別白而貫釋之
令有不察其誣而杖斃數人者公劾治之並劾其
上官之不舉劾者及虧空案發州縣吏多惟法公

列款件系言于撫軍人得寬其死又立分年追繳
之限則
國帑亦無虧焉在山左年餘讞定積牘凡六十餘
而越訴之風因是稍沮
睿皇帝嘗褒嘉之而予以加級也擢甘肅布政使
意無偏倚吏泯傾軋公正廉明
上亟稱之甘肅兵糧歲資採買公于豐年預買其
贏八十萬石
上請既得軍糧不乏擢浙江巡撫甫三月調山東

巡撫時
恩詔豁免天下民欠而山東所
奏不實公在浙所辦實惠及民故
特詔調治公于是再至山東矣慮勢既便意得展
布窒竇蹈瑕威怵惠陶官民戒惕思變厥習會考
城河決淫及曹單濮范公親往履勘兼施撫卹往
返河次凡八閱月以風疾乞去官得
旨俞允還
朝未至擢刑部右侍郎仍

子假養疾緣事左遷今
上登極補刑部山西司郎中旋擢廣東布政使公
于是再至廣東矣理財軌以法用人軌以誠市舶
無擾民夷稱便擢陝西巡撫旣至京改授刑部右
侍郎充武會試正考官轉左侍郎旋出爲貴州巡
撫生苗紅苗相讐殺有欲爲復讐計者或謂宜以
兵懲之公曰綏靖邊陲但使各相安耳無事草薙
禽獮也旣嚴示以義不可私報復緝其爲亂之
渠魁罪人旣得苗衆悅服公旋患病又少腹病疽

綿惙日甚陳請開缺得
旨俞允治裝回籍出黔二百里公薨時道光甲申
十二月初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公始娶鄧夫人
癸未
覃恩贈一品夫人繼娶洪夫人
誥封一品夫人子五人長家督鄧夫人出嘉慶乙
丑進士改翰林院編修擢贊善出爲廣西右江道
次家相早卒次家頲嘉慶癸酉舉人候補內閣中
書次家巖家穎早卒皆洪夫人出公自祖父好行

其德始以業贏中落其產及公既貴推其孝友以
惠族人商城與歙義田祀田捐俸以營嫁娶有資
喪葬有助條理秩秩而自奉特儉嘗痛其親之不
逮養通籍後屏酒肉者十餘年其內行又如是是
于法宜銘銘曰
以儒起家究吏業擇義而趨仁與掀受兩
朝知輿頌浹康侯蕃
錫輝寶發公貌恂恂夙嘗接承公友命詞許攝銘
列懿行示來牒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戸部左侍郎致仕歗齋

顧公墓志銘

歗齋顧公以戸部侍郎致仕歸逾二年以道光壬辰四月八日卒於家享年七十其同年友陳用光於癸巳春過無錫以詩哭奠於帷堂其孤子詒綬以銘幽之文請嗚呼余與公相知自未爲同年時及同官翰林居京師益相契合數十年如一日今乃過里第而哭公其安能不爲銘按狀公姓顧氏名皐字緘石一字歗齋明端文公之兄性成是爲

公七世祖四傳爲翰林院侍講學士仔公之曾祖
也祖維錫父洵三世皆以公貴
晉贈光祿大夫妣公曾祖妣薛祖妣華王薛妣
吳皆
晉贈一品夫人公自幼穎異十歲能爲擘窠字顧
年廿四始補金匱縣學生而冠其曹乾隆乙卯中
順天鄉試嘉慶辛酉會試成進士
殿試以第一甲第一人授修撰充
高宗純皇帝實錄館纂修

國史館協修甲子督學貴州激濁揚清獎拔士懷
其
奏改永從黎平開泰學額至今人以為便也任滿
旋京充
文淵閣校理文穎館總校擢國子監司業晉翰林
院侍讀充
國史館總纂
日講起居注官丁父艱歸服闋補侍讀教習庶吉
士乙亥與編輯秘殿珠林石渠寶笈於

懋勤殿擢右春坊右庶子轉左庶子丙子[illegible]
試還擢侍講學士丁丑補侍讀學士戊寅[illegible]
命值上書房蓋
仁宗夙知公當擢司業時兼有贊善缺公名第九
仁宗以司業職任學校視贊善爲重乃越次用公
至是而
眷顧逾篤矣及七月扈
蹕熱河廿五日
仁宗龍馭上賓而是日辰刻

御筆已擢公詹事
今上即位次日
召見公與同直上書房學士徐頲
上親執公手而大慟也道光元年擢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是年辛巳
恩科
命充順天鄉試副考官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
堂事務壬午典浙江試癸未充會試知貢舉調戶
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乙酉署兵部左侍郎

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丁亥補戸部左侍郎管理國
子監事務
命紫禁城騎馬充
經筵講官戊子署禮部左侍郎己丑以疾乞假請
之再始
俞允而具摺謝
恩時
召見慰問有加焉公之在戸部也不爲激亢之行
而攷覈利病愼稽出納凜乎其不可干以私嘗與

余言學期見諸實用而迴翔于文學待從之職久及任經世理物之責復未能壹志向專思慮以求稱職爲足愧耳嗚呼公之自言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何如哉公於詩文詩餘字畫皆澤古得其自然之趣見之者如見其性情之易良愼密也自直懋勤殿得見

內府珍藏畫益進

上數以扇紙命作畫以進焉公篤於倫理友愛仲弟督之學而任其婚娶事必加厚公少從吳雲峰

業學雲峰碁公字以孫女公歸田後既出資修端文祠宇贖學士墓前田一區栽樹編籬以垂久遠又為雲峰置祭田十五畝以報其教養之恩其在官時祿食常不給而敦恤親族常若不及也公之為文武

殿試讀卷者二新進士及拔貢

朝考閱卷者三庶吉士散館翰詹大考閱卷者四蒙兩

朝錫賚書籍墨刻入蔘貂皮等

賜者歲以爲常及既歸以戶部失察假照案降四
品頂戴辛卯
上推五旬萬壽恩復公侍郎銜公之乞假歸也余
方視學閩中及使還見公於里第公約余遊惠山
顧時已歲暮辭不往公猶視余于舟中語移時別
去嗚呼孰意今再過無錫而遽哭公於帷堂也公
配吳夫人雲峰孫女也
誥封一品夫人先公三年卒于京師子三人詒綬
以增生得三品廕爲中書科中書娶王氏繼娶虞

氏次恩綬以
國史館謄録議敘候選通判娶孫氏次元綬國子
監生娶楊氏繼娶查氏辛酉同年陝西糧道查簡
庵納勤之女也簡庵夫婦歿而查氏幼養於余家
公為元綬擇繼室娶焉元綬勤苦於學戊子應順
天鄉試不遇遘疾卒未幾吳夫人卒查氏所舉遺
腹子復不育余在閩中數以書慰公及過公里第
公掩泣命元綬之嗣子曾煦出見余也公孫五人
曾禎縣學生娶毛氏次曾煦曾澍曾蕃曾獻曾孫

家康家吉銘曰
端文之裔文學騫上第旣掇星使聯翩翩寅畏心
彌虔受
知入直登三天邪嵩所饌
帝曰賢試之吏事覘所研度支名實期無愆樸誠
自矢心悁悁乞疾歸去蝌惠泉課孫日持手一編
少歷艱苦學則專貫而澹泊性弗遷儒素不替涇
里傳琢詞紀實琱新阡矗厥後嗣德其綿
工部左侍郎浙江學政李公墓志銘

隴川李春湖少司空性開明而質厚重篤倫理而勤問學家席華膴而能澹泊以自持官登卿貳而務謙抑以取善其爲詩得松甫先生家法而拓之以蘇韓其于書博究唐宋以來支派而於虞歐爲尤近所蒐輯字畫石刻石蹟盈篋訪索書者踵相接也其鄉舉以壬子而癸丑遂成進士其官由編修五轉而至學士由學士四轉而至工部左侍郎其膺使事則典福建浙江鄉試而督湖南浙江學政居浙江兩年餘以道光辛卯三月初四日終於

衢州舟次享年六十有三諱宗瀚字公博一字北
溟又字春湖世爲江西臨川人與余從子希曾爲
舉進士同年遂申之以婚姻而與余交亦最密道
光戊子五月
御試二三品官論及詩公與余同橐筆詣
乾清宮
上書房而公招余同硯席於一室六月公旣奉
命典浙江試遂留視浙江學政而余亦視學閩中
過武林謁公旣別去至閩中數以書問相砥礪也

及庚寅聞公以校士勞得嗽疾至失音公體素充碩及是而聞公瘠逾於常人心竊憂之辛卯春正月聞公丁本生父松甫先生憂及三月遂聞公卒矣嗚呼六七年間人事之不齊如此余自閩旋朝既悲不及再見公於武林而今且繼公視浙中學已竣事將旋

朝也公素喜余文字余自聞公訃後欲作文以報公顧逾二三年未能成今乃爲之誌以寄公之仲子鳴珂悲夫公先世居臨川之楊溪自公大父丹

臣府君以鹺業起家于粤東西僑居於桂林而樂
善好施爲鄉閭交遊所推重公之本生父松甫先
生以工爲詩善禮接文士益擴大其家聲五六十
年間海內稱德門者咸曰桂林臨川李氏云曾祖
燕祖宜民世所稱丹臣封翁也嗣父秉仁本生父
秉禮世所稱松甫先生也嘗爲刑部江蘇司郎中
既以其階
贈祖考爲中憲大夫及公爲侍郎三代皆
晉贈晉封爲光祿大夫曾祖妣袁祖妣駱本生嫡

母曹本生生母劉皆以一品夫人夫人爲
晉贈晉封爲松甫先生於丹臣翁爲次子秉仁其
兄年二十前卒公之嗣母駱太夫人撫孤兒宗誠
甫七歲而殤劉太夫人娠公而駱太夫人育宗誠
來歸之夢故公既生而松甫先生以後其伯兄公
之嗣父庶出也其生母爲
誥封一品夫人戴太夫人公之奉劉太夫人諱也
既終喪遂乞終養嗣大母戴太夫人居家幾年鹺
業稍替松甫性恬靜年已逾七十乃退鹺業而讓

於庶弟兼綬公實贊成之凡鹺業中應得之財一絲一粟無所取而自治園林日研習詩詞翰墨父子以文雅著望於桂林而顧有訐鹺務者謂公不能遠絕鹺利公笑不與校蕭然事外有終老泉石之意而松甫謂公以文字受知於

朝廷令終養事畢矣不可以不出公乃出公未乞養時由宗丞擢副憲余與居臺中意殊洽嘗惜余之不久居諫垣也及再出補副憲居未幾遂擢少司空其當官明大體務持正而不爲矯激之行

上意方向用之而以㧞士勞不究其志凡知公者莫不爲公惜也公配朱夫人翰林朱章浦叔女子四人聯鑣前卒聯珂道光壬午舉人吾從子鍾溪壻也皆朱夫人出聯璣娶江南上元孫氏聯琇聘南豐趙氏孫四長翊勛娶南昌徐氏嗣聯璧次翊華皆聯珂出次翊軒翊者聯璣出孫女七長適覇州吳留蔭今東河總督吳邦慶孫也銘曰

承先澤之崛起擅儒雅於中朝曰趨善而恐後申余契以久要悵搏搏之委化目旣瞑而餘哀抗孤

志以永慕距朝服而襲衰過三衢而賦些悲前塵於帶水銘幽宮於既窆庶叢覆其孫子

內閣中書潘君墓志銘

君諱藺生字遴士少居予里西谷同事山木先生與余相善也比余官京師居黎川新館君僦屋後街距予居不數武朝夕過從往往共述少居西谷時兒戲可笑事嘗嘆謂吾等幸得列官京朝而山木先生棄世十餘年其令子㬎時同學肇光嗣光今亦已沒十餘年矣人生何常而日月之易邁如

此固歎息久之嗚呼孰謂斯語乃今以哭君也君祖可南翁某以治生起家有厚德鄉里善舉翁力任之父某爲浙江某縣知縣陞同知率翁諱歸居家遂不出君以壬子年得鄉舉應禮部試不遇以川楚例捐內閣中書尋充方略館校閱丙寅三月病病六日而卒君父母猶在堂也君娶予伯兄之長女予伯兄嫂善擇師山木先生館予家伯兄嫂既使其子希祖希曾師事之後又以屬君君練事而性愼密居富家刻苦無豪侈習順於父母愛

其庶弟嘗欲於其父母所營生壙地築舍立義田以爲家人讀書資丙寅吾邑饑作書請于父運米爲平糶計書未至家而君父已運米千石至邑中賴以濟蓋慕古之力行於家鄉者山木先生居嘗講論之所及也鄉黨有耆儒長者其議論風采足以鼓舞人使趨於善其效如此顧君志未竟而遽沒悲夫君卒于某年月日得年四十有二子三某某某子伯兄女既奉君喪歸家將卜葬于某山某原以書來請銘銘曰

朝聞君言兮日暉暉其在几暮聞君歿兮臨中庭而徙倚倏若夢之不可追兮歲一期而始信君爲已死悲美志之無涯兮銘以昜其孫與子

瀘川府知府曾君墓志銘

君諱河後更名華祝字劭崙江西新城之中田里人也曾祖希聖贈奉直大夫祖瑗官通政使司右通政皆祀鄉賢祠父亭贈朝議大夫生十子君次居七少穎異工爲文乾

隆癸未成進士歸家居七年謁選爲山西右玉縣知縣丁母王恭人憂歸服闋補四川保縣數月署成都縣佐成都府聽斷各州縣讞獄罪無倖脫罰無溢及大吏以爲能擢馬邊廳通判撫馴猓夷鋤厥頑梗兼管龍細銅大二銅廠課額增裕大吏以爲能擢西藏糧務同知又擢酉陽州知州

王師之征土司巴勒布又討銅仁苗民及楚白蓮教爲亂於蜀前後大吏皆檄君治糧餉事皆辦卒擢潼川府知府楚賊之渡嘉陵江也君申嚴戒備

民志不擾會參贊德楞泰破賊賊去君前後在蜀
廿餘年屢更軍旅之事至是積勞疾乞休歸居家
年餘以嘉慶八年四月初六日卒享年七十五配
涂恭人前卒子四長仕驥太學生涂恭人出次仕
驄四川候補縣丞前卒次仕駉仕騊女四長適崔
熙載次適饒徵輿次適吳載青其一尙幼孫四學
輝學載學軾學軒孫女五其長孫女適余從弟沅
余三叔母曾恭人幼子也曾恭人君從女也君自
幼精于醫用光幼時叔母撫養之其疾病處方劑

皆君所定也及長而君官於蜀不相見者二十餘年君既家居而余以乞假歸乃謁君于里第顧君日病矣其卒也用光嘗視其含斂又數年仕購卜葬君及涂夫人於扶犄山之祖塋乃以書來索用光爲銘幽之文用光曷敢辭銘曰

起家以文字兮而襄勤以師旅已躬履於顯遇兮而善全其退所慨長者之再見兮而未獲久與遊處也

劉芝崖墓志銘

皇上卽位之初登進儒臣以激厲天下凡以進士起家而才守著稱者類激不次之擢其不試守他郡而卽畀以首郡者劉斯嵋以編修擢西安丁兆祺以知州擢武昌賀長齡以中允擢南昌三人而已而西安之從兄芝崖亦卽以道光元年由霍州知州擢大同甫二旬而特

詔調守太原太原亦首郡也海內蒸蒸更化謂庶幾覩儒者之效芝崖兄弟兩與其選世尤以爲榮顧西安武昌南昌三人者今皆擢觀察而芝崖守

太原甫四十餘日而遽卒矣芝崖之世父誠甫司寇余叔父履堂府君選拔同年也芝崖來京師輒與余相見甚歡而余從孫今復爲司寇曾孫壻司寇長子前宛平令斯璋與芝崖之子敘來請銘曷忍以不文辭君諱斯譽字芝崖建昌南豐人也曾祖鬆康熙乙酉科舉人官內閣中書祖秉彝乾隆丙子科舉人皆以司寇官浙江布政司時贈通奉大夫曾祖母趙太夫人祖母揭太夫人皆贈夫人父口邑庠生以君官霍州時

贈奉政大夫母甘氏

封恭人君少而聰穎好學世父青渠編修及司寇皆器之長而益力學甲子舉京兆戊辰成進士以知縣用選山西和順縣君時年三十耳而明察勤敏士民稱之和順與滑鄰嘉慶十八年之警君既團練鄉勇爲衞守而遣兵來和順者君能戢其衆使民不知有兵之在境也調大同號難治君戢暴決獄猛寛相濟擒治土豪既置之法而於可化導者君能感以言而使之知悔焉有商自遠歸者妻

竊所得以與其女而先買諸鄰以失貨紿商商欲
重其事以被刦控牽連三十餘人有死者歷二年
而莫之決也君廉得其實驗所售貨于他所釋其
餘而治商及竊貨者之罪訊十餘日而事白有他
邑賈攜貲至大同而以失貨控君訊同行者密使
人得貨於去城五十里土中人驚服以爲神君曰
此無他惟審其詞色詢其經行所歷地耳君之明
察皆此類也調陽曲擢霍州勤敏如和順大同時
而新陽曲釁宮修治韓侯嶺道路立橋植柳以芘

行人君所言人莫不樂從及其暇則勸課諸生如其師陽曲之子弟由是多得科第者而靈石趙城士爭趨霍州講舍焉旣擢太原釐抉壅滯雖病弗懈莅官四十餘日而君遂卒嗟夫世之爲首郡者以供億大府趨走晉謁爲勞其於治民之事大都委于所延請他郡守縣令而已不暇及君居官甚暫而獨勤于讞獄如是雖特其爲政之一端而眞足以稱

朝廷特簡之意矣功未究而年促之非士君子之

所同惜乎君卒于□年□月□日得年四十三妻李氏子幾人孫幾人某月日葬于某山某原銘曰縣令非卑秩也而世不知親其民彼繭絲以自爲者天亦不不與榮其身猗嗟劉君志拔乎流俗而生旣遇其時矣才奮於撫字而官旣晉其階矣譬騏驥之履乎康莊而終莫之馳也是豈徒家門尋從及知好者之悲乎

姚子方墓志銘

君諱埊字子方號廉山陝西澄城縣人也先世自

山西遷於澄城居縣東之業善里曾祖諱璡祖諱性考諱廷儀由丁酉拔貢中癸卯順天鄉試爲直隸東明西寧無極宣化等縣擢景州知州得以其誥封貤贈其祖父爲奉直大夫祖妣妣爲宜人母侯氏

封宜人子方十歲能爲文穎悟出儕類而勤於學既補縣學生景州令東明時命之受業於羅碧泉學士學士景州舉京兆時房師也歸而以優等得

選拔貢生

朝考引

見以教職用借補階州成縣訓導修葺學署勸督生徒士服其教學使周蓮塘兆基器子方命從學於三原是年得鄉舉其座主碧泉學士也學士曰兩世作門生子又素學徒其可喜逾于尋常之師生矣辛酉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兵部主事癸酉擢職方司員外旋擢郎中改官江南道監察御史轉掌貴州道巡北城以事罣吏議降一級調用子方嘗劾

奏吏部吏旣退而猶挾部中事權者得
俞旨及降級候補例可得順天府糧馬通判而吏
故沮之不得選歸陝西省母遇疾遂以道光二年
七月初二日卒於西安年五十有七娶蒲城郭氏
前卒子二敬之義之孫二研郎肖郎子方性坦易
喜讀書而不事表暴嘗讀書至夜分不輟其所纂
輯周官小知錄秦中風俗考及隸釋補正等書雖
余與爲同年數過從而未之見也當乾隆五十九
年景州水災景州君請於大吏開倉庫以濟例賑

之所不足竣事未及奏而大吏卒所賑者不能上聞景州君旣卒子方官兵部舉其俸之半以償官帑景州君能於例外䘏民宜食報於子方矣而子方終身匱乏雖客游稱貸於戚友亦所向輒窮歸省老母未及稱官而遘疾遽沒嗚呼可悲也已敬之將以某月日葬某山某原余與陳復庵嵩慶皆同年素習君者復庵謂余宜爲銘銘曰

君抱質以涉世乃得天之未豐雖困乏于其身曾不以滑乎其中貌諧衆以愉愉志飭躬而懇懇嗟

穆叔之絕交謂曷不其自反緊淳性以啟後況厚澤之承先宜幽宮之永安協吉卜於斯原

王叔和墓志銘

君諱軾字叔和晚自號心坡江西新城人也先世居于鄉君祖始遷居城中祖諱某妣某氏父諱某妣某氏君祖父皆業賈起家質實爲鄉里所信重及君始業儒工爲文顧年二十九始籍縣學生逾年舉於鄉丁未成進士以知縣用歸家需銓其祖猶及見之也初選甘肅安定縣丁父憂歸服闋選

廣東從化縣調南海南九閱月巡撫百齡
奏劾之革職戍伊犂年滿釋歸道光五年正月初
□日卒得年七十有二君伉爽喜任事其作令于
粵上官未嘗不交重其才也其在南海會總督
與巡撫有隙凡州縣待質者不能歸之獄則覊于
縣廨前胥役待事舍名之曰班館粵東𥟖牘繁列
班館者恒滿巡撫未嘗不知其非兩縣之所私設
也顧既以是劾番禺遂並劾南海追巡撫擢兩湖
總督兩縣愬于粵東之總督總督遂劾巡撫

奏不實且及其遣人于黄梅奪取粤中連衙具
奏之還摺
睿皇帝命大臣馳訊得實罷百齡而番禺南海仍
遣戍番禺卒于戍所而君得歸歸後里居無恙者
逾十年人謂君伉直之報也余與君爲僚壻相過
從至熟當君爲秀才時余婦翁忻州君有知人鑒
嘗謂其弟曰汝壻非長貧賤者君既仕宦果養其
婦翁家終其身余爲編修時君來就銓京師余將
乞假省親君爲助謀其歸資甚力及君得從化亦

乞假歸與余相見於里中語余曰吾有受業師老而貧吾延之往粵助吾理縣事庶幾曹參之延蓋公乎予曰蓋公世不常有如爲房琯之董庭蘭則柰何君頷余言而不能從及君官黜而仍資之歸蓋君之厚于待人多類此嗚呼亦可以觀過而知其仁矣乎配曾孺人余妻之從姊也前卒年四十耳子三人某候選知縣某廩貢生汝誠國子監生予壻也皆嫡出某某皆庶出孫男女幾人曾孫幾人汝誠以書來乞銘曰葬有期矣乃爲之銘曰

仕宦之趣蓋其何以見吾或非良于馭也而可名之曰舞交衢或有覂其軼也而轅摧于過都其適然者適然而已矣噫君之才而不獲馳于軌唯其練乎事而鮮過夫理以稱乎鄉里以壽其孫子

臨源縣知縣襄城常君墓志銘

君諱□字□□其先晉人也自明初徙居襄城之靈樹鎮而代有聞人故至今爲襄城人祖某父某君於次爲仲子自少好爲詩工古文詞遊庠序有聲旋舉於鄉任湄池縣訓導警惰具有教法既成

進士選得四川鹽山縣知縣值
王師征金川過兵供張不如意則鞭笞吏民君憤
然曰兵以衛民乃擾民耶縣令何事而坐視爲悉
按以法一將弁至勢張甚入館舍見君修髯長身
方秉燭坐即逡巡去及凱旋
詔免沿途州縣地丁銀君方午食聞之急起出
詔宣示適丁內艱歸民哭而送者百餘里服闋復
補四川例當調繁而大府任以鹽源鹽源故三藏
地康熙四十八年始內屬東西綿亘三千里設九

姓土司分袪之號稱難治君曰余於例固不當往然苟能化頑民為善類庸非吾事耶至則頒律例以禁土司之虐刑立儒師以化土司之佞佛嚴不葬親及以子弟為俳優者之禁士民習君蒸蒸向化上官亦頗重君矣銅梁有七世同居而以析產訟者累官不能決君往一訊而民服既以改發甘肅乞病歸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某日卒於家得年六十七配萬孺人先君卒乾隆四十九年合葬于村南新塋子一星拱孫二金式金範曾孫二名山

巖山君門人朱其燦嘉慶戊辰科領鄉薦第一余所取士也來告于余曰吾師工于文而勤于官葬逾十年而銘幽之文未具其燦受教澤最深而今者又幸出夫子之門敢以是爲請余乃按其狀而銘之曰

惠於士士旣與惠於民民能名吾銘其藏永厥聲

吏部左侍郎譚公墓志銘

嘉慶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吏部左侍郎譚公以疾卒於位年七十有四諸孤旣以喪歸葬於南豐

某山之原越十年以狀來請於用光曰先大夫銘幽之文久未備非敢緩也未得其人也親故知吾家世者莫子若又素習爲銘章其不可以辭嗚呼公吾父執也其曷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尚忠字古愚姓譚氏南豐人也明永樂中工科給事中青是爲公十五世祖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以公
贈榮祿大夫妣皆
贈一品夫人贈公生子四人而公居長乾隆十六年成進士由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改監察御

史出為福建興泉永道緣事奪職旋授刑部員外郎復出為廣東高廉道擢河南按察使丁贈公憂又丁繼母符夫人憂服除授甘肅按察使遷山西布政使擢山西巡撫調安徽巡撫復緣事降爲福建按察使再起爲雲南布政使擢雲南巡撫入爲刑部右侍郎公爲人質實剛毅而明敏居官任事事舉而未嘗以才見及其有所可否斷斷不稍假借入居郎署出履封疆廉介以自守而惠澤播於民

高宗嘗以他事治寶泉局積弊因得公前爲戶部員外主局時無私狀故公由福建罷職而命爲刑官其在甘肅値捐監例以銀折糧守土者因緣爲姦公不詭隨於衆故監糧之獄興而公名益顯其在山西奏免富民充商派辦洋銅之弊而令以五年採買之貲交舖戶生息而官爲買銅由是富民得保聚其家而鼓鑄之銅益裕又嘗欲以山西鹽課歸於地丁而免富民充商之累未及行其後渭南蔣侍郎兆奎巡撫山西卒成之其在雲南定鑄

錢輕重悉依銀一兩易錢一千舊例令以私錢作
廢銅以廢銅七斤易私錢一千而嚴糾其犯法者
由是私錢一空民大便之讞獄決囚務得其實命
屬吏毋遲於聽斷而有所疑者與大吏爭必平反
乃已
高宗稔知公乙卯旣命公主湖北鄉試旋調爲吏
部左侍郎嘉慶二年與千叟宴
御賜如意竹杖各珍物公配湯夫人有賢德先公
卒得年六十八生子男子三人繼室朱夫人皆

封一品夫人後公卒得年四十九生子男子四人
其卒也皆以祔子長光祉監生先卒次光綸成安
縣知縣次光褑刑部主事湯夫人出次光祥癸丑
進士禮部儀制司郎中次光祐四川夔州府通判
次六官太官殤朱夫人出女三湯夫人出者二朱
夫人出者一皆適名族孫□人朝賞某科舉人爲
某縣知縣朝□某科舉人南豐居萬山中山川雄
厚人謂生其間者類多碩人長德蓋自李恭毅公
湖殁後人皆以屬望公公於詩文字無弗善所訓

戒諸子語及爲人作行楷書人爭傳述之用光幼
時嘗見公至吾家竊觀其狀貌公卒爲名臣矣
用光不足盡知公而以所見聞審者述之爲銘銘
曰
顯允譚公愛卹
高宗本其誠樸以蒞厥庸閩粵海疆訟棼盜桀孰
草薙之公以根拔繩繩負擔匪盜繄呧時其寬猛
闔無滯行孤兒懷橘送公道左寃雪覆盆謂公生
我再蹟而升終撫滇疆法十六條肅我戎行豐頤

修髯目光如漆款關南巒望公屏息推其友愛以為畦姻顧覩公家依然清貧我
皇知公股肱方寄一疾不瘳羣士愴胷鄉邦之望兩朝之知我銘幽宅以示來玆

寶慶府知府譚子受墓志銘

子受姓譚氏名光祜南豐古愚少宰之幼子而吾叔父繹堂府君之壻也少時即以才見稱公卿間既不得志於塲屋乃入貲為通判而擢至郡守其宦於蜀楚績甚著楚蜀之大吏有絶愛重君者而

亦有不悅君者年六十而卒於寶慶其遇不可謂固而要不可謂得行其意也余與君遊從久且密嘗交勗以無墮先人志緒而期於恢大之者聞君卒而痛君蓋不獨親知之感傷而已也君之往蜀也初嘗佐經略軍于達州繼又佐總督軍于瞻對經略總督皆倚如左右手其署重慶府通判能戢亂民餘孽以安商民其兼攝重慶江西廳同知訟煩而能使案無留牘既補夔州府通判旋檄調總理美諾屯田事美諾居萬山中無城郭都市能不

鄙夷其民而柔戢土司使畏威而懷德旋署潼川
郡守以屯田保舉擢陞歸州知州而方佐贍對置
總督奏留於蜀中敘功題補馬邊廳同知能戢胥
吏斥去請開礦以侵猓夷地界者而捐養廉補解
舊礦不足之稅額居馬邊八年擢寶慶府知府能
戢胥役以伸士氣而懲其黠胥役以漁鄉民之利
者嘗閱訟牘多無理可笑嘆曰吾察其民風甚樸
拙柰何以健訟名甲楚南居寶慶六年知君者謂
君之望當得首郡君既嘗屢辭而寶慶人則惟恐

其去然君亦終不得首鄰君少時偕其兄退齋光祥師餞曾斯伯垌及居京師與學士大夫詩酒相過從退齋既得庶常人期君亦且晚入翰林也及入貲得外吏人既交以吏事重君又兼知君嫻于文事四川總督修通志延君爲總纂而君之振興庠序汲汲如不及蜀馬邊廳楚寶慶士子遂多有秀出才異于昔時者君眸子炯然貌威重而心愷悌議論瀾翻不竭性戇直遇事可否無阿隨人忌其才而畏其口故吏事文筆延譽滿縉紳而仕宦

終于郡守君病亟時語吾從妹吾官階年壽止於此命也余幼時嘗謁見少宰于吾家及入翰林與退齋相過從至熟君亦以其時居京師時時與文酒之會退齋自出守施南旋調武昌遂不得相見而君之自蜀楚來京師輒主余家君旣兼工騎射篆隸又善度曲嘗取醉翁亭記赤壁賦及唐人詩可被管絃者傅以五音悉中律君八子我之自出者三亦皆似君多藝能君於京師爲詩酒會意興邁往而酒闌夜分與余言身世事輒悄然有深思

及君守寶慶而余督閩學書牘往還復累紙如相
晤語雜恢嘲不厭嗚呼余將北還而遽得君訃音
矣悲夫君卒後余甥以墓志相屬余諾之兩年而
未及爲今乃按狀而銘之吾從妹少君口歲以君
官寶慶得中憲之
誥爲恭人子三祖同壬午科舉人兩娶皆陳氏吾
從弟雲冕女也錫洪乙酉選拔貢生候選兵馬司
副指揮君以後其兄退齋君卒後二年卒娶南豐
邱氏祖勳四川候補府經歷娶南豐趙氏妾子五

人錫壽貴州安平縣典史錫鈞祖慶祖蔭照墀女
八人壻仁和縣典史王如璟新城縣學生陳常宿
州知州朱䕶候選布政司理問吳昌期餘待字孫
五人柯煥步瀛映奎桂潭爲瘞銘曰
君來就婚見余里門吹篪吹塤兩姓弟昆君之納
粟余居京師吏才之喜出於文史起家治邊作守
才鶱與我數面中年少年君兒有女相攸得所自
蜀省楚君實語語貸米負米止止行行親貴家貧
子能養親緬厥軼事徵於文字追昔悼今漼如淵

泗諸君墓銘遲遲報君終得吉卜壽汝後人

曾賓之墓志銘

吾友賓之少承其尊甫厚菴先生之學雄傑於文辭既而慕朱梅崖姚姬傳兩先生之爲古文學晚更服膺姚氏之說躡虛無測深杳迎虛以就實雖較之曩所取資于梁蕭統文選及柳子厚氏所爲者氣稍弛而其意欲壓抑以趨於成志未竟而遽卒嗚呼可哀也已君自乾隆壬子舉於鄉一再應禮部試不遇遂絕意進取養親課子而志以文自

見及丙子冬再鄧宜人促之就試始北行既而成進士未殿試聞鄧宜人訃奔喪歸歸而與其兄繪啟禮厚畬先生塋將以宜人祔遽與其兄同遘疾繪辰卒而君亦以亥亡陰陽家言儒者不之信君兄弟同日卒人以爲有所觸於形家之禁忌君家世有厚德而君復志學不懈豈天之於君子亦聽其氣數之偶值而不能爲之主耶嗚呼天之生才不易而不能維持之以觀其成何也君與其從子習之嗣光及余皆以戊子生少同學志相得習之

山木先生子也三人者同爲朱姚之學山木先生導之也君丁丑來京師余招之居余家與追憶少時同學專悼習之之前卒而交相勵以姚先生之所期及奔喪歸以鄧宜人之墓志屬余爲之詞及至家再以書來未幾而君之訃又至今乃兩脫其稿以寄君之子蓋漼然不知涕泗之交落也已君卒于嘉慶某年月日距其生于乾隆戊子年某月日得年五十有一曾祖瑗仕至通政使司右通政妣鄧氏饒氏皆

封淑人祖京廣西平南縣知縣妣梅孺人父鴻癸未科進士爲河南沈邱孟縣知縣有循績姫傳先生嘗表其墓妣涂氏鄧氏皆

封宜人君娶黃孺人前卒生子仁再娶鄧孺人生子倬佑偘儀仁倬皆縣學生孫一君葬未有期也諸孤以書來速乃爲敘次而系之銘曰

盱山之淸君其氣些黎水之澄君其志些磬折委蛇負仁趨義些峩峩閶闔森翼衞些天狃君才莫謁於陛些世有昌黎孰交臂些翺樵籍湜君欲軼

其次些不懈以成乃遴之厲些以葬以學孰終君事些以瞑君目以勗君嗣些

劉葦間墓志銘

洪洞劉比部葦間余姻也既乞病未歸客游浙中往來於紹興寓舍及其子西塘官署者二年餘道光□年□月□日以疾卒於紹興享年六十有八諸孤來乞銘幽之文余與君晚相知而志意殊相得不可以不文辭君姓劉氏諱大懿字堅雅自號葦間居士曾祖諱曾祖妣氏曰□祖袞工部營繕

司員外郎議敘按察使司僉事道祖母氏曰王父
光晉刑部雲南司員外郎議敘光祿寺少卿母氏
曰高曰丁曰楊曰陳君陳夫人出也祖父皆以君
貴
贈通奉大夫甘肅按察使司按察使妣皆
贈夫人君兄弟八人次第七幼而凝重聰穎好讀
書雖生饒家而無裘馬聲色之好惟與同邑能詩
文者曰淬厲於學既試冠其曹補縣學生旋舉丁
酉科鄉試顧五試禮闈不售及丁未而以捐輸蜀

餉時議敘銓除刑部雲南司員外郎例不能與試
則大戚及晚年復官刑曹年近七旬矣與試御史
作論策甚工蓋君素欲以文學自見既不得志於
甲科則庶幾為御史可以發舒其蘊蓄而亦不能
得嘗與余言之而意惘惘不自適也當君初官刑
部時年甚少而不苟于其職日治案牘夜讀律凡
讞獄要會能盡其辭阿文成為壽其威嚴而與胡
莊敏交相倚以為重以京察由郎中擢福建督糧
道半年調鹽法道皆舉其職嘗攝提刑事渡臺灣

治陳周全案多所全活及閩中大吏以賄被臯君
獨皭然無所滓
高宗純皇帝
特調補臺灣道加按察使銜慮囚無枉縱而校士
也有鼓舞旋以他事鐫秩輸贖鍰復官補甘肅安
肅道調甘涼道鎮靜明察利興弊革履勘災賑序
去供張鎮番民爲阿拉善人所殺與理藩院郎中
會勘郎中欲從輕比君曰今中外一家殺人者抵
罪何郎中悟如君議擢甘肅按察使丁陳夫人憂

歸服闋補福建按察使調山東按察使緣事左遷
仁宗睿皇帝知君之守
特旨用爲員外郎補刑部奉天司旋充寶泉局監
督吏誦其廉不敢售欺及差竣而長吏留之者再
迨以病乞休而長吏始不能留君也君配毛夫人
歷城人太常寺少卿輝祖女也子十二人肇書兩
淮候補鹽運司經歷肇紳杭州府西塘海防同知
肇翰湖北候補州同師陸嘉慶戊辰科舉人庚辰
科進士由庶吉士散館改知縣旋考國子監學正

學錄記名鼎來道光壬午科舉人同文震亭履坦綦吉升階益讀頤年女十人孫十人邃道光壬午科舉人邁道光辛巳科舉人遴輪與輅韶銜銑韶初余與君未相知胡果泉中丞為余子蘭滋議婚于君女先鑑軒兄嘗曰劉君篤實人也余旣攜蘭滋詣閩見君言論意氣悃款當事理恨未早識君及君補官來京師數數過從益知君家世之詳蓋崇禎末出積粟以活其鄉之飢人者君之五世祖小溪府君應春也其家素豐而好行其德累世不

衰及君之身而以官毀其貲三任提刑而稱貸以爲生矣當君往浙時余無以留君而還念君家世身事與余多相類執手惘惘有難以爲別者甫三年餘而君遂解弢以瞑余齒髮亦衰矣乃爲文以志君之葬能無感乎君命其子謀宅兆于京師今已得吉壤將以某月日葬于某山某原銘曰

惟君之敏而慤兮歷外臺而多惠也余未及見君之少兮知其才之餘於事也晚盍簪于同朝兮顧劒劒其如是也慕賢哲以攀躋兮交相策以復其

志也感先德之多所同兮冀遺庥于世世也卜幽宮之安且吉兮振儒風以壽後嗣也

徐母曾太孺人墓志銘

太孺人贛州龍南曾氏父光綬母余孺人適同邑徐氏舅成渤嘗爲浙江布政使司理問歸而治鹽筴於粵東夫洪愛太學生佐理問居粵是時家殷盛食指盈百人孺人持家毛密有條理同居者咸無間言其治理問及姑王安人之喪罔不中禮也太學君既終喪復往粵旋歸而遽沒鹽筴事就弛

而家遂中落太學君兄弟五人所祖遺老屋數楹祭田十畝嘗出質於人矣孺人愀然曰先人遺產寧不當以勤儉求復得之耶乃力嚴補務節嗇積數十年終能使田宅復贖歸於徐氏孺人與子孫言及此未嘗不淚下也孺人性肫摯而知大體太學君生母莊安人前卒矣孺人每以未及事莊安人爲憾太學君居粵孺人勸之置側室陳氏太學君既歿陳氏無出而守節孺人醵金迎之歸且厚養其母家焉從子名暐歿婦鍾氏守節孺人迎之

與其姑鍾氏偕來同居且以孫思霈爲其後孫曾自家塾歸必夜課之讀且語其子婦輩曰汝曹各紡績以助書聲吾樂此不疲也孫思霖居京師手拔簪一枝製綿衣二襲寄之曰吾聞北地苦寒持以禦冬此綿衣吾七十後所製也今八十一歲不能爲此矣嘉慶二十年四月十六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八十二子二名昞太學生名曙早卒孫三皆名昞出思靄太學生思霖嘉慶丁卯科舉人思霈邑庠生名曙之歿孺人痛之甚命以思霖爲其後

曾孫三皆思靄出德鍵德鈞德銛德鈞以嗣思霖思霖與新城陳用光友善爲課其諸子學嘗乞用光爲孺人壽文欲以博重闈之歡也未及爲而孺人遽喪思霖持祖母服哀毀逾常人今復以銘幽之文屬用光用光安敢辭銘曰

織紝組紃緊婦職曰勤曰儉非封殖以守兼創失復得終來宅吉自天錫孝毋歸來酬庸直敬姜勤績厲文伯不忮不求葆厥德願乎其外終何益吾爲銘詞示無極以厲士夫視此石

約堂府君西谷葬誌

嗚呼先府君棄養距今已二十有二年矣其所以遲迴未營葬事者非敢緩也以宅兆之未得吉壤也初府君嘗自營壽藏于西谷先太夫人之墓左山木舅氏嘗爲作壽藏記後啟視其地不吉棄去乃更屬袁易齋守定之子潛爲相視得鹿源既定營域矣山木舅氏既爲繪圖又爲書易齋之記文刻諸石矣己巳冬先府君棄養庚午春用光自京奔喪歸伯兄煦語用光曰其地不吉盍更諸顧以

術家言鮮可倚任者及道光丙戌夏伯兄之子蘭祥乃訪得邵武張繁露進士覓乞爲相視之及己丑用光得視學福建之命繁露方爲吳荷屋方伯榮光謀葬事于粵東歸而至中田爲視得今地蓋在丙舍之右與先太夫人塋域南北相距不數百步庚寅春蘭祥啟視穴土封寄福州而來言定四月十九日葬期嗚呼用光爲門戶計不能遵古人未葬不釋服之義出而補官及今復以使事羈身不能歸家負土視葬行

負神明疚心茹痛何可勝言惟其地之近先太夫人爲合於府君初願則府君雖知有鹿源而不知有今地亦權於義之可行而足以慰府君之志者不孝子用光乃忍痛而誌其始末爲葬誌以示後世子孫道光十年三月十九日不孝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福建學政陳用光泣述

王際明寄其父稟提頭處書男王守仁百拜上父大人尊前家書如是則墓志以示後世子孫更當稱姓故遵用之

慈母姚太宜人墳前石表辭

嗚呼先大夫之棄養于今十有五年矣先恭人之即世自不孝孤用光九歲時計之至于今葢已四十八年矣而今慈母姚宜人復不獲享用光一日之祿養非用光行負神明天曷降酷使之志不克展若是雖叫號呼搶不復自比于人終無以釋其終天之痛而追念吾慈母撫字之恩無異于己出而足以宣著吾先恭人逮下之仁者宜有述以垂後世用敢以不孝之詞表于墳前之石以示我子

孫慈母姓姚氏吳縣人也自來爲簉室於先大夫而未嘗育子女然性極慈愛諸庶兄弟無不受其顧復之恩者庶母胡氏歿則慈仲兄繼光如其母庶母曾氏歿則慈四弟觀音保如其母比四弟殤而哭之慟五弟瑨光生而以夢意爲四弟之再世愛瑨光彌篤瑨光之婦歿遺二子而保抱攜持雖年逾六十而無倦色先恭人之生用光也幼多疾保抱攜持在慈母所先恭人以爲逾于在己所故嘗語慈母曰吾他日命此子以若爲慈母也用光

既失恃彌依姚宜人及先大夫官京師罝用光于
家者七八年迨年二十省先大夫於太平而復依
慈母如兒時先大夫奉祖母諱歸里用光隨侍歸
則率其婦事之如其姑比用光居先大夫憂服既
闋欲迎養慈母與俱北慈母曰若庶弟搢光依于
吾吾就養于汝庶弟無異就養於汝也以是不果
行蓋慈母明大義而篤于慈當隨侍先大夫居南
昌時有尼媼勸奉佛以祈子者慈母峻拒之遂絕
其往來嗚呼先太恭人秉鳲鳩平均之德而太宜

人以仁恕慈厚應之卻不經之言而專志于覆育之事迄老而不衰終受仲兄繼光宜人之
貤封而年登八十有二當先大夫官京師時人頌吾家家法謂慈母退讓而諸母各致其敬恭雖先
恭人去世久而門以內秩秩如也及先大夫謝世慈母依壻光以居仲兄及用光皆官外而庶弟瑾
光嫡孫蘭祥兄弟旦夕問起居當辛巳冬慈母年八十吾家羣從兄弟婦子咸來稱觴慈母寄書用
光以爲慰非慈母仁恕慈厚洽於衆而羣從兄弟

婦子何以須之如一口也慈母年雖高而視聽不衰惟足弱于步見老態而已去年春遘疾甚劇而旋愈數寄書用光謂無患今年元旦與用光曾氏女子語終日無倦容比初五得微疾進以藥未愈初六遂綿惙初七巳時遂長逝矣嗚呼用光官翰林八年嘗冀得使事于東南以迎養先大夫而旣不及待及壬申北行補官迄今又十有二年使慈母終依瑨光以卒而生則用光不獲具甘旨于晨暮歿則用光不獲視含斂于帷堂先太恭人之音

容既邈焉以遠而慈母之音容自是亦不可見矣嗚呼用光其何以食息於斯世也初庶母胡宜人既葬於包家莊先大夫以術家言不利棄其地而遷柩以殯于厝室迄于今未葬及嘉慶二十三年用光第三子之婦吳氏卒于京師用光婦曾聞人言包家莊固可葬地也既歸吳氏婦柩于家而寓書仲兄乞其地仲兄既諾之矣而伯兄子蘭祥延術家視之謂地且有三穴可葬也既葬吳氏婦于左偏而以其中爲慈母之壽藏辛巳秋用光妾席

卒壬午歸其柩而將葬于是今年用光子蘭瑞與諸叔瓚光璣光遂葬慈母于壽藏而以席氏祔葢道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也嗚呼痛哉攷之禮庶母慈已者服以小功之服然亦稱之爲慈母梁武帝所以荅司馬筠也唐制嫂之服小功韓退之以幼孤鞠于嫂加服以期年葢律定大法而禮緣人情外從乎律以從政而內加之服以明恩人之所當自盡也吾慈母之于先大夫貴妾也雖無子與女而慈用光無異于所生今制雖著嫡子爲服之

亥而援退之加服之義用光服慈母以期年其乎
先太恭人之遺命庶其有稱嗚呼吳氏婦用光吳
氏妹之女庶母方氏之甥孫女也慈母于其幼也
固愛之今祔于兆他日麥飯之供慈母固知爲用
光之子孫來也某年月日齊期子國子監司業
誥封奉直大夫前翰林院編修充
文淵閣校理
國史館總纂用光表
志亡兒蘭瑞殯

嗚呼吾兒之歿今蓋已百有八日矣生則荏苒歲序雖遠離而有見面之可期不復計及于月日也死則忽乎其有月日之限欲再見吾兒而不可得矣吾兒去年春以送妹歸嫁于譚氏河口之官署冬攜其婦子歸中田謁吾慈母及諸姑伯叔吾慈母之終堂有吾兒夫婦父子及其同歸之曾氏姊侍側吾痛慈母知慈母之以吾兒女在前爲慰也嗚呼孰謂未逾月而吾兒遽死耶吾兒初欲以慕春北來以吾歸廟氏妾柩俟任其葬事及慈母歿

謀同葬吾兒復欲代吾任視葬事其性質淳厚治
事知大體如是嗚呼孰知其意不及行而遽先死
也吾兒讀書姿性不爲鈍而急于求名得科第初
銳意爲詩思接跡于其外舅吳子山及見子治漢
宋儒說則又欲兼治之而以屢黜於有司之試鬱
鬱不自得因是得上氣病者六七年余以其病亦
不復問其讀書事以其屢欲應南試而未果去年
乃使送妹以南行吾兒既得遂其意則甚喜及試
而又黜度其不自得必彌甚而書來輒言其舊疾

雖發不爲患以慰余及歸中田數月間遇四喪事既不能無勞悴而正月中四有疾吾兒初患體熱醫者以爲體弱不任攻治欲投以補劑吾兒初不肯服逾數日疾未已勉服少許氣大壯遂以二月初五日卒于家其得年三十有五歲也嗚呼修短有定數醫之未當與其運之將盡適相會與今世人遇疾多如此此無足爲憾獨吾兒非不可成就之材而吾不能因其性之懿有以擴其識使不狹于心以無遺乎疾是則余不慈之痛無以自解

者已吾兄既歿之後吾玉士弟以書來謂將厝于西谷丙舍吾既諾之矣既而思之丙舍非叢殯之地也其已殯而遂吾弟愛姪使依乎大父之殯以殯之思與未殯而別爲厝室以預遠乎後人口實之藉皆聽家中人決之而皆不可以無志乃忍痛而書之如此以俟吾孫大煥既長能舉葬事而補書其塋域以納諸坎中時道光三年五月廿三日父陳用光志

壽卿厝志

壽暉新城陳用光第六女子也其父與蘇州譚琴崖舍人元友善兩家之婦女往來如兄弟其母屠氏妊壽暉時琴崖妾王氏來謂之曰吾主人未有子及女而君家多男若生男也則已若生女也以女我我有女冀可有子也其母曰諾既免乳女也逾月王氏抱以去乳養之逾年而王氏及他妾皆有孕余婦曾恭人曰向與若約有孕卽以女還吾家今當如約矣琴崖雖愛之無如何余婦遂攜女以歸琴崖注選得吾郡司馬行逾時而其他妾生

女王氏生于琴崖謂吾先府君于中田曰是不能爲吾家女也其可以爲吾家婦先府君曰諾司馬以書與余舉是言余亦遂諾之道光二年余命長子蘭瑞送之歸嬪于譚氏逾年生一子又逾年而以疾卒于撫州之府署其生以嘉慶十年六月初九日亥時其卒以道光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卯時年甫二十也嗚呼余有七女子其長者四人皆嫡出壽卿與其姊祁氏女子及其妹壽芸皆余妾席氏靜娟所生也余第三女適鶴湖王氏者生一女

兩子而前卒卒之時其翁姑皆哭之慟曰是能宜其家其事上能敬而其待下能仁恕者也今壽暉生子甫逾年而遽卒卒之時其翁姑亦哭之慟曰是能宜其家其事上能敬而其待下能仁恕者也鶴湖王氏家席豐而琴崖之官吾鄉有政聲父母之愛其女而爲之相攸得其所難矣得其所而翁姑又皆稱之口賢則尤難吾此兩女皆得所難得者而皆不得永其年而壽暉之年爲尤促其母既前卒而吾長子逆壽暉歸旅亦卒于家余俯仰歲

月安能不於吾壽暉爾哭之慟乎琴崖將舉其舊歸厝于蘇州之祖塋吾乃忍痛而爲之誌以授吾揩其銘曰

吾見汝貌之豐兮而聞汝之病以瘠也吾忍而使汝遠行兮而汝乃忍而遽析其營魄也汝性敦而識明兮胡不能享富貴以長生也舍父母兄弟以不再見兮而就長夜之母與兄也其生也於燕其殯也於吳吾欲一撫汝靈兮知何時而得慰吾于征途愴

韓理堂先生墓表

韓理堂先生乾隆間粹然爲宋儒之學者也蓋自
湯文正陸清獻以宋儒之學興于
國初雖其所從入於朱陸者各異途而立身制行
皆闇然爲已無標榜以爲名者然清獻尙兢兢守
程朱家法懼世之爲陸王者師心自用以爲學術
患集中學術辨及與湯文正書是也自爲漢學者
興而世乃樂以宋儒爲詬病矣先生當漢學未甚
盛之時故所言不及爲漢學者之失而惟守清獻

家法其言曰自平湖之說出爲陸王者未嘗不氣爲之下豈平湖之辨與人哉以其所樹立知尊程朱之無弊而大有功其闢陸王爲非徒然也嗚呼觀先生之言如此豈徒以口舌爭爲衞道者哉故吳中彭尺木先生嘗曰

國家明德醇懿涵養百餘年其應徵于士類者於韓閻兩公見之閻謂昌樂閻考功循觀韓謂先生也先生名夢周字公復號理堂其先潁人自明中葉籍于東萊遂世爲萊之濰縣人曾祖有極祖瑚

皆諸生父承休候選主簿母張氏先生生三歲而孤承母孺人教幼即揭無不敬思無邪二語於座右蓋其所趨向已定于少時矣乾隆壬申舉於鄉丁丑成進士丙戌作令于滁州來安縣來安北繞羣山南多圩田民凋瘵甚先生依山種桑募兗沂人習于蠶者教之蠶嘗欲開浦口黑水河使邑南之水不由瓜埠口可直達江則圩田不受災而民利數倍其地里丈尺工程具詳于著圩田圖三記其時大學士高晉爲制府嘗與先生同議開河事

欲爲請于朝會先生以蝗災罷官事遂寢先生之罷官也戊子夏滁州和州旱先生具狀報災月餘累十啟始得請並其鄰近十餘縣皆緣來安得議賑顧踰歲庚寅先生方分校鄉試闈而淮南北諸郡蝗大起分巡道以先生偕諸捕蝗不力者同時劾奏並落職先生愛民煦煦如恐不及治事暇或歷鄉村輒與民言家庭孝友事至爲之流涕而其待胥吏則嚴明不少假借嘗斥去其蠹吏之害政者役請于大吏乞復之不許會有大姓犯法逃役

故與大姓善請捕之以自効先生怒不許役既去民始安先生之罷官也民餽問以薪酒者相屬迫四十年來安人尚思先生不置云先生少讀書程符山中既罷官歸程符四方學者從之學先生輒舉宋儒之學以爲教其論制義舉業以爲有說經之文有自得之文於自得之文則舉顧端文陸清獻蓋言其所自得先生之志而因文以明道先生之教也家居凡二十七年以嘉慶三年某月日卒於家年七十明年葬于其縣城南祖墓之西南用

光少時從曾山木舅氏學嘗寄質文字于先生又嘗從舅氏所得先生所寄史記例意始知史記有震川之學先生于山木未嘗面而歲以書問相往來用光于先生亦未之面也嘗怪近日言學者輒相勵以漢儒訓詁並無及陸王之學者使先生於今日其所致辨者不在陸王而在漢學矣用光既慕先生而恨未得見其人今去先生沒時星逾一紀矣乃撮先生爲學爲政之大者以應賈侍御贊槐之屬而表于先生墓前之隧至其族系子姓則

備載于墓志銘茲不具云嘉慶十九年十二月翰林院編修新城陳用光表

鄧簣山墓表

先生少家貧而勤于學問嘗假友人書舍讀書誦達旦不輟既舉于鄉遊座師蔡文恭公河南學幕及隨居澄懷園者數年學益進蓋四試禮部而後成進士既以知縣用歸家待選則益肆力于濂洛關閩之學植躬行已非義不蹈嘗曰才足有爲當自志有不爲始舍是而能自立未之有也居數年

謁選得四川之綦江善聽訟蹈瑕抵隙使訟者不能遁其情及讞之成未嘗事敲撲也調署江津江津民宋志聰與黃君相不相能而楊在高在位與志聰爭博進在位毆志聰仆死寘尸君相所前江津令遂以君相論如律周秉魯使周景康索周應律財景康盜伐應律樹應律刀毆之傷未至死居周宇先家應律控之典史典史遣役往秉魯招景康偕役訴之縣中途景康不能行互相怨秉魯毆景康死棄尸崖下誣謂應律實棄之前江津令亦

遂以爲應律當論如律也有控宋志聰讞爲不實者重慶守王朵珍舉待質中三八屬先生曰死志聰者于此求之先生旣訊得實拘在位至存位亦具服讞定上大府前江津令聞之屬居省會同鞫此獄者謂君相已瘐死獄中第當如初讞重慶守不可劾前江津令同鞫獄者迺當楊在高論如律讞兩上按察使不右先生先生爭之力按察使滋不說會周應律獄上按察使曰應律毆景康矣景康之死不問秉魯可也先生曰檢尸前後傷異處

死于後傷之重不可以爲死于前傷之輕也且應
律居距守先家十里景康死之夕應律父子俱居
家其鄰人皆知之何由棄之崖下乎支移再上比
先生旋攝江獄始定當未定周應律獄時定遠縣
民譚學海爲何人殺死定遠令拘韓奇元等六人
訊之具服且從韓某家得所埋屠刀定遠令彌以
爲不疑也比至郡迺稱冤檄先生往治之得鄧理
瑤殷立立瓚二偷挾仇殺死狀論如律六人者迺
得釋郡守胡承璧欲劾定遠令先生曰江津之讞

人以某爲操切今周秉意獄尙未定某何敢居平反之功乎固請之乃已先生治綦江二年聽斷敏而訟日就簡比再署江津適遇三獄理枉獲實心力交瘁而僚寀持之以獻大府非先生聲望素著意不獲伸矣先是按察使嘗語某君曰爲令但法鄧君足矣然則亦非不知先生者而戇言弗受遂至聽熒以此見獲上之難也先生旋丁父母憂歸數年出補陝西之洵陽洵陽民淳樸楚人之流寓洵陽者教之訟因胥役有藉事爲患于鄉者控罷

之遂持官短長官無如之何先生至訪問民間疾苦一切以嚴明爲治而於諸楚猾若無所問者徐廉得其斂錢諸簿籍置數人于法洵陽以大治楚飢運米于洵陽洵陽人患之請于先生既勸以平糶矣而有力者尚蓄米居奇次年春楚人萃衆強借米距城二百里勢甚張先生從數人馳諭之皆叩頭曰公活我先生令十三人從至縣十二人請由徑行果先至縣訊之論如法畢中丞過洵陽聞而亟稱之調署岐山旋調寶雞治俱如洵陽當在

洵陽時舉中丞再撫秦語先生曰君尚在山中耶秦人以近南山州縣調三輔者爲出山故中丞云然在寶雞時回民田五爲亂于石峰堡先生防守縣境陟厓礪拔籌篁民恃以無恐及漢南援兵過境先生爲供其車馬之困民皆應役如趨私事旣平他邑訟派累者相踵寶雞民乃製錦爲縣官壽過客歎曰君豈有餘財爲供張耶官無所私而區畫得宜乃使民知感如是孰謂廉吏不可爲耶頃之擢知商州再擢知漢中府時先生年逾七十矣

再護漢興道將乞休歸制府宜綿以漢中守方防守西鄉乃令先生辦漢中府事先生募鄉勇相險易爲防守自冬徂夏跋涉山谷得足疾遂引疾歸歸十年就養於子傅安羅源縣官署嘉慶戊辰十月十八日申時卒享年八十有六先生故善爲文所著有榊亭文集十六卷其他主端明鹿洞書院山長所誨示士子及在官所修志書復共若干卷先生官洵陽時答大府諮訪事宜諸官行文字皆詳究利病可資考核子傅安輯之爲外集先生所

至興學校濬溝渠旌節義修廢墜與時消息所爲必果茲皆不書書其大者嘉慶二十二年陝西諸州縣民人請祀先生名宦祠巡撫聞于
朝年冬得
旨如所請先生以乾隆甲子與先大父同舉于鄉先生用光大父行也顧未得謁見今得讀先生之文及傳安所爲行狀以爲先生眞不媿西漢經生循吏之目顧請祀名宦發于秦人而不能繼于蜀故用光所敘先生治績詳于蜀而略于秦以告後

人之學期爲世用者

曾習之厝志

嗚呼習之余舅氏山木先生第三子也今歿已十五年矣習之與余同生于戊子日月後于余自年十三時與余同一室讀書至己酉余省父太平君得拔貢生往京師始別去然在太平相聚者猶浹月君聰明強記自幼時覆誦詩書三禮如流水予則往往不能舉其詞也長爲文字有奇氣徵引典章制度尤詳核余爾愧弗逮然歡如兄弟十六七

時爲陸王學說禮喜劉原父貢父也山木先生爲古文詞晩與姚姬傳先生以書札相切劘習之兩聞其說服膺之與余約肆力于是以竢其成嗚呼習之志未究而年已促之也使假之年其所至安可量耶君以王子舉於鄉四應禮部試不遇已未夏病卒于京師君後其叔某君歿時所後母猶在堂君篤實務學山木先生極愛之君亦能志山木之志自父卒于夏縣官舍君伯兄挈其庶母幼弟以歸君能教督之君沒而庶弟乃無爲學者今年

其庶弟來京師傫然旅食余悲念舅氏明德愧未有以羽翼之也大興翁覃溪先生所從得拔貢師也今年余歎過蘇齋退輒憶君以爲君在與同講肄原父貢父他日其庶幾矣庚午余奉父諱奔喪歸聞君尚未葬蟲齧其前和易柩而厝于佛寺余方謀先人宅兆治郭璞葬書思他日當爲君營之今感庶弟之來又悲君不得同過蘇齋治經學乃擬君生平以志余哀他日葬君即畀其子以爲墓銘也君初娶宜黃應氏無子繼娶同縣饒氏生二

子曰某某皆余從兄弟壻也君卒時得年三十二

銘曰

春秋毋弟非偏詞何休邪說伊川譏鶺鴒在原急難時不如友生詩乃晞君志淵蕃華肩仔天闕不覯鸞皇煇煇先人明德曷所稽殯宮溝眉窆未治後死之責非君誰卿吾悲者舅氏師

曾習之哀辭

君姓曾氏諱嗣光字習之吾外祖晚含山人淮之孫而吾舅氏山木先生仕驥之第三子也山木先

生以君後其從兄德綴君幼聰敏讀書目數行下
長而強記能博通諸經傳說爲文章操筆立就山
木先生深愛之年十四爲學弟子員未幾列高等
食餼學使者翁閣學方綱至得君仲兄肇光及君
文灑然異之而尤重君乾隆五十四年舉君兄弟
爲拔貢生閣學視學江西所得拔貢生多博學知
名之士而尤愛君兄弟爲作曾貢雙玉歌以寵異
之是時君年才二十一耳已而應
朝考罷去留京師二年會山木先生出爲令于山

西夏縣挈仲子肇光行至井陘子歿君自京師抵山西迎仲兄喪歸壬子科得江西舉明年會試被黜又明年丁山木先生憂服闋再會試再黜遂以嘉慶四年五月十三日病卒于京師旅舍年三十二耳嗚呼孰謂吾習之而止于如是也君篤于兄弟之愛恭于待人而嗜于學其于人世聲色貨利之好未嘗一以攖其心初承山木先生之訓爲古文甚銳及得拔貢與意于考據之學癸丑自京師歸過江寧見姚姬傳先生聞義理文章考據三者

不可缺一篇信其說思所以一之者然以家貧不能竟其學體素羸多疾又益以居家鬱鬱不得志去年余自陳州歸與君相見握手驚其病且憊問其故君口余患肝氣上逆伏枕者數月于茲矣余爲覓解之劑以輔導藥餌未幾稍愈至八月又病後稍愈遂力疾北行余雖慮君之多疾然以山木先生之積累及君之志于學決之固謂天之待斯人宜其厚之以見其成也嗚呼孰謂理有所不可必而今君竟死矣君與余及其族叔穎賓之皆同

年生月日皆後于余三人者自十六七時固皆以學行相砥礪也君爲學喜陸王之說余嘗執程朱以難之當其居學舍中辨難迭出相愛而不相向君既以拔貢入成均而余亦遊江南謁姬傳先生于江寧自是之後君與余在家相聚之時常少近則數百里遠則數千里要未嘗不以書問相勗戒嗚呼朱陸之見雖異然固皆古之賢者余固不足追希朱子而君于陸氏之道亦豈能遂盡之爲無愧哉其年方盛學尚未成乃挾其志而遂已死也

由是觀之天之所以生君之意固亦不可知也已

嗚呼哀哉君雖不遂其志而其名固已見重于當世前輩如彭尺木紹升韓理堂夢周王蘭泉昶秦小峴瀛諸先生固嘗交口譽之君始娶宜黃應氏無子早卒繼娶同邑劉氏生子二女二今君之生母及所繼母猶在堂也余悲君之不遂其志乃爲之詞以紀其哀曰

何皇天之生若人兮羌伏志而莫伸秣騕褭而不以就道兮刈蘭蕙而不使揚其芬惟微言之旣絕

兮垂一綫于經傳賴後儒之纂述兮人曠世而一
見既生才而可肩兮乃中途而蹶之遺稚嬰于在
抱兮痛白髮之在堂既素志之莫展兮叉身事之
堪傷彼翕訿之夸毗兮固濟之以其遇阨斯人之
美淑兮惛莫知乎其故誦莊氏之寓言兮彭與殤
其終齊惟君之不怛化兮吾固不能援是以塞悲

湖北武昌省漢陽門內布政司
衙門左首王崇文堂書坊刻印